

剡源鄉志卷十八

奉化趙霈濤 醉仙甫纂

藝文中一 內編文

送陳本堂宰嵎縣序

宋樊伯搆

天下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惠民之速亦莫如縣令自家而鄉自鄉而邑不終朝而往復民之利病得以赴愬焉自邑而鄉自鄉而家不出百里民之利病得以周知焉是故令得其人民受其利非其人即受其病欲得良令不其難哉猛以繩之則殘物寬以弛之則廢事古之人喻之烹小鮮貴乎不擾製美錦在乎勿傷寬猛適中民安而理得為令者其難矣嵎為會稽巨邑雖僻在山野上承諸司之重下臨井里之繁矧其治下多強梗巨蠹比年以來為令者多矣克盈成者甚寡豈為邑者之難歟抑未得其人歟吾鄉陳君子微由鄉校登進士第筮仕斯邑正當展其懷抱推烹鮮製錦之遺意以報聖朝養士之降恩俾民安而事集為達道階梯入循良傳紀願不偉哉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於其行也祖酒在筵餞章成軸同袍之賢屬予序而贈之予喜子微得行道而嵎之民必實受其惠澤也故為之序

題奉化圖志揭首

陳著

奉化為邑以民皆樂於奉承王化得名其俗尚氣而畏法好義而知分為士者相勉以力學為農者相率以務本然土陝民稠一歲所入不足以贍於是有工者商者漁於海者各業其業以全身保家為重以入孝出弟為常風聲氣習大率近古官於此者平易近民則民德愈厚矣

奉化縣學記

吾道為天地立心學校為吾道司命有天下國家者所先務而邑於化民最近奉川一邑秀於民為多諸老先生詩書禮義之澤猶未與流俗瀾倒一變可以近古其機在邑尹歲已丑丁君之來殿謁既周覽學宮諸生進而告其故邑之學凡幾更革大成殿則百年之遺彝訓堂儀門左右廊及誠身明善觀光利賓志道率性六齋則十



餘年之近所營建舊或玩於未修新或病於未完尹之心若有不慊者越明年鳩工會梓而補苴而墁甃而黝堊丹漆之亦可矣而曰未也又明年正文廟門使知有師創天壽殿使知有尊廟養正堂而小學知有所嚮至於閱以入出於學之西揭以森嚴於學之南南有池池有亭曰參前矜佩遊息以暢昔所未有而大備於今更不弛勞民不知役有政化者如此夫闔議屬余述其概以詔方來且諗於余曰尹爲吾道計將以鄒魯吾邑至儒籍適成戶也而役不吾及賦也而科不吾泛章甫縫掖也而佩珥腰鞬而茅蒲登笠不吾勞苦是士皆得爲今之幸民然心無所用身無所事不蕩而偷者幾希此又幸不幸之幾尹爲此懼急爲學校可謂知本大廈連雲羣居終日非欲苟便安徒佔畢遠取諸顏孟近證諸周程朱張誠於心踐於身行於家庭信於宗旅鄉黨朋友貴其所自貴樂其所自樂窮達命也有性焉行藏性也有命焉其相與勉旃庶免爲學校辱余聞之喜因謂果能爾當聯其語於末以堅尹之心以報尹之德咸曰諾故併書之尹襄賁人名濟字旣之直而密敏而勤廉平而強毅意所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一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欲爲不遺餘力而丞王君澤白君菴王簿李君大用皆樂於協助百廢俱興學校其一也至元壬辰七月旦

參前亭記

襄賁丁君濟尹奉化以學校爲第一義葺舊營新倥偬開闢謂學前有池中可亭藏修者可游息然學宮漸完邑之士協相居多此役又將誰賴壬辰四月朔揖而謀諸長明善齋汪日賓諾而退經工飭材是月己卯亭成扁以參前尹意則有在也人之爲學所學何事亦唯言必有物行必有恒而忠信篤敬爲本吾夫子告子張以此且申以參前之語今余於諸生宮以居之又爲此亭益欲其優游涵泳樂其所以學然虛閒之地虛則易放閒則易怠因摘二字以警子張爲聖門高弟猶書諸紳諸生自視子張爲何如登斯亭也翼翼然常若在目庶乎久而安安而化不自知其在忠信篤敬之中而言行爲有成否則妄而已如扁何彼南山瀉翠平野輸秀風清日美蓮淨植而芹藻香天高地下鳶之飛魚之躍各有攸適不物於物何見非理何著非情

亦足以暢吾心而融吾性若山陰之叙情零陵之燕好雲龍山人之鼓琴放鶴則非名亭本意諸生領已進而曰昔子張書紳止於一已此以名亭則與諸生共所以表章夫子之訓淑後學大矣敢以記請尹退然不自居曰於余奚記爲特承余之心者是可嘉蓋有以勸後時著因賀成適至辱使之書辭以髦不獲姑筆其實使來者知尹之用心而用力又有若而人將有以日葺爲事而斯亭爲學者助百世一日也具官陳某記

彝訓堂記

彝訓堂奉化縣學講肄之所也初有堂已久逮宋慶元閒廢而復且百年至元乙酉秋歷於颶埃瓦礫中惟文元楊公所書扁與進士題名六碑全觀者驚異知斯文有相必有與其仆者時公家方多故未遑舉比無所於寄里士盧漕貢震龍勇捐私蓄鳩工募材植楹爲閒五後楹以石代木使風雨不可病塗墍甃壁迄無闕事特舊址前逼大成殿翼左右屋皆猗剛不稱後六年尹丁君濟來乃規置堂北地遷之且壇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

三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其陽植卉木相照映以全其歲以暢其隘鼓而講音節振越佩而趨意氣舒遲一轉移閒而勢風景殆天設也他日余於尹接謂余曰子記學矣堂於學爲重敢併以請余聞之師天下之理一常而已非常則非教故箕子表其義曰彝訓古道觀人心瀆過者不及者自棄自暴者而迂而誕而苟且放肆滔滔匪彝會不知彝之本非外鑠我斯固學者之罪亦必有任其責者矣今堂之建之遷豈徒曰人事正以爲人心地學者當何如哉吁世方事於無益之舉殫極而未饗教化所自出之宮雖蕪廢不治過者誰顧此余於斯堂也見其卓卓其見非流俗所及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不能不重有感焉於是乎記具官陳某記

吉州白鷺洲書院講義

某誤叨羣辟濫長書堂祇事開說昉自今日願至口極兩懷莫勝有聞於師敬取以誦深惟世遠道散學校具文聖朝崇化加重書院惟白鷺洲實表江右於此藏修於此遊息於此講習於此飲食必先踐履必後科目必先器識必後文藝必自重毋

自卑必自立毋自餒必自強毋自畫必自反毋自怨必毋奪於得喪榮辱必毋怵於憂患變故是皆學者之事也雖然學不知方望道莫見有大本領其惟中庸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首章揭此三句三句之中揭三謂字使萬世學者受罔極之恩子思子未作中庸以前非無人說性非無人說道非無人說教即未嘗有人指其性曰如何是性未嘗有人指其道曰如何是道未嘗有人指其教曰如何是教曰性曰道曰教之名未明後世學者將從何處尋性將從何處尋道將從何處尋教將從何處而見得性也道也教也是一貫且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止是說天命之性不曾說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意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餒厥猶惟后性道教大意雖盡在其中又不是次第分明順說至中庸首章直下說出三句學者始得因名義以反諸身始見命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三謂有的實一貫大明自子思子作中庸始矣三句古義精切明白有朱子章句或問在不復敢贊一辭但要中庸一書綱領雖在此三句上三

剡源鄉志

卷十七

雜文

四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句脈絡全在率性之謂道一句上蓋有形則有性不患無性患不能率性有道則有教不患無教患不能盡道是故有率性之道則爲受天命不則爲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樂天命不則爲口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敬天命不則爲怠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全天命不則爲曠天命以此知性乃均有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是故有率性之道則其教皆是實理不則其教皆是僞妄有率性之道則其教皆是正大不則其教皆是偏邪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自有條理不則其教顛倒悖謬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見於日用常行不則索之恍惚誕漫堯舜禹湯文武皆是率性者也故見之二典三謨於訓誥誓命於周南召南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當時之人有所準而仁而無非仁有所準而義而無非義有所準而禮而無非禮有所準而智而無非智至于禽獸魚鼈昆蟲草木一動一植散在兩閒者無不各遂其宜是皆自堯舜禹湯文武率性中來周公孔子亦是率性者也故見之於太平六典金匱立政周官無逸等書於刪詩書正禮樂作春秋門人弟子難疑問答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

或施之於當時或垂之於後世皆斷斷乎不可易是皆自周公孔子率性中來彼不率性者則反是桀紂在上教天下以淫虐春秋戰國教天下以攻利秦教天下以詐力漢高教天下以無恥漢武教天下以多欲唐教天下以無禮義晉教天下以放肆無度佛氏教天下以空寂老氏教天下以清虛凡若此者皆不知性爲何物故其教皆非其道以此知我有不同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此率性之謂道一句承上句生下句體用兼該源流無間乃三句中之大關鎖也此中庸首章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也數句反覆精密其說獨詳是爲率性上要緊故說盡由教而入者下工夫處後之言性者可以準矣而其間有三節最可畏幸而第一節得孟子第二節得周程第三節得朱子所以子思之說傳至今日如日星終不可翳如金石終不可破不然則難乎免於惑矣益道之所在愚不肖者固不足與爲道而賢且智者害道爲甚人而愚也不肖也其議論不能動人其見識不能過人將易而侮之尙何足以惑天下人而賢也智也其聲望其志向其踐履其辯說皆非人所易及則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人必宗之宗之則必有郤惟信其所宗者之說爲是不復究其所宗者之說爲非縱有知其說未能無過方且相與委曲執說以遂其非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戰國之時如楊朱如墨翟如告子直是能豎志強辯而楊氏以爲我爲義爲我必至於無君墨氏以兼愛爲仁兼愛必至於無父告子亦說仁義而分內外若不遇孟子道一善字說出本性天下將胥口異端誰能排闥以衛吾道此第一節也自孟子後一節尤長如荀如楊如韓皆是表表於其間者當時學者尊之宗之不減孟子而荀子道性惡楊之道性是善惡混韓子又說性三品此皆是不曾看得性之大本各恃其才各執其見卻從氣質上論性迄無定論直至我朝程子受學於周子說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等語彼只說氣質之性而不知天地之性者千載之紛紛始定而中庸之書始有所口此第二節也自此程氏門人布滿天下各自以爲得其師之說而得失深淺固已不一況當時大賢有爲性所先之說者有爲浮屠之說者有爲新學之說者天下之人捐憾陷溺如醉夢中植鄙相仇牢不可破又況中更天地

大變諸老凋謝人欲橫流而性之說不絕如綫直至朱子以四書爲本辨明理義毫髮不差而章句或問之作發越程子之所未言折衷諸說之所未安使學者有所依據有所去取子思性道之說益大光明此第三節也嗚呼朱子未遠也今之學者又各自以其意說性而不知性出於天各自以其意說道而不知道出於性各自以其意說教而不知教出於道性道教一貫之說又胥而爲紛紛爲昏昏其病將有甚於前三節者病在何處在勝心在輕心在錮心立論要平勝心者無平論立論要確輕心者無確論立論要通錮心者無通論不平則奇奇則失之不確則欺欺則失之不通則窒窒則失之中庸一書朱子發之已盡不待他人屋上架屋然則今之學者欲觀中庸必先去勝心輕心錮心則性道教之說方一貫而中庸在我

剡學講義

某愚而不移學而無得竭來試令必有我師乃不鄙夷遜席而請固辭不獲輒誦所聞以求是正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賢之教人於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此爲最切學者之受持於此爲最危蓋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其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二句卻要精加體認史遷以爲性之動爲性之順是認欲爲善陳用之以爲性之欲循而充之爲小人是認欲爲惡惟橫渠先生謂感之而動是氣之性南軒先生謂性之欲也言亦性之所有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晦庵先生謂欲卽所爲情也經三先生辨說方爲明白昔在聖賢所欲不踰矩則不踰者矩耳非無也欲仁斯仁至則所至者仁耳非無也養心莫善於寡欲只說寡不說無可欲之謂善只說可不說無曰欲不可從非曰欲卽是從曰欲而不貪非曰欲卽是貪身非槁木心非死灰故未嘗曰絕欲表記曰無欲而好仁乃它無覬望之言通書曰無欲則靜乃人生以上之體蓋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於物靜不能不動於感而性之欲者多出矣欲所當欲則欲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欲也欲其善惡之機乎故其靜而未有所感已有此仁而未惻隱已有此義而未羞惡已有此禮而未辭遜已有此智而未是非如鏡斯垂如水斯止包兩間而本虛也備萬物而

本一也易所謂无妄書所謂道心詩所謂秉彝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孟子所謂善及其與物接也喜其所喜如子路之聞過孟子之不寐則爲喜之正不則謝安之過門限折屐林甫之津津眉宇間則喜非其正矣怒其所怒如舜之罪四凶文王之過徂莒則爲怒之正不則明帝之口口太宗之仆碑則怒非其正矣至於哀必如孔子之慟顏淵敬姜之哭穆伯則爲哀之正彼子路之不忍除喪子夏之哭子喪明則非哀之正矣至於樂必如孔子之曲肱而枕曾點之暮春浴沂則爲樂之正彼如太康之事盤遊齊王之好鍾鼓則非樂之正矣男女人之大欲無男女則人倫廢矣如關雎之好逐雞鳴之相戒可也彼桑中之期琴挑之奔則欲非其欲飲食人之大欲無飲食則人命絕矣如簞食瓢飲之自樂噉爾蹴爾之弗食可也被播間之乞鼎指之染則欲非其欲且如仕者欲行其義使俛首帖耳惟利之趨脅肩諂笑惟勢是視苟可以進媒其身退私其家者無所不至私欲也如性何學者欲至其道使靠裏工夫不自鞭辟騰口議論徒事張皇苟可以內罔父兄外欺朋友者略無忌憚私欲也如性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七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何世方人欲橫流天理湮晦相與講明孰急於此惟曰理爲欲之對而界限不可不明殊不思說欲而不說人欲則非所以爲學蓋性情也動則爲欲欲則有善有不善豈可轉以爲不善哉口口口疑似之間甚可懼也絕人欲之私而從天性之欲是在學者

四經約旨

某嘗謂易者理氣之會書者經綸之本禮者品節之理詩者性情之真然一經必有一大綱領不識綱領則望天者蒼蒼望海者茫茫不得口口奚有畔岸故於四經各舉其所以爲綱領者名曰約旨夫易其綱領在乾蓋天者天之體易者天之心乾者天之性六十三卦皆其情也易超於渾沌而非渾沌近於恍惚而非恍惚其中有物是之謂乾乾無不備亦無不統有所謂元元未見也而有元之體有所謂亨亨未見也而有亨之體有所謂利利未見也而有利之體有所謂貞貞未見也而有貞之體體在是也用亦在是故見於順則爲坤見於動則爲震見於入則爲巽見於陷則爲

坎見於麗則爲離見於止則爲艮見於說則爲兌分而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乾一卦也析而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乾一爻也雖倍而四千九十六可雖倍而又倍之可也吾知其無窮也以其體吾知其爲天之性以其用吾知其爲天之情以其情性皆統於易吾知其爲天之心昔程子曰以性情謂之乾蓋兼體用而言今則因其說而析言之楊文元作已易謂是乾一畫始是矣但乾卽坤坤卽乾等語又自是一說是故學易者要因乾見易夫書其綱領在堯典而一光字最難體認光其聰明文思之發見者乎非推而致之遠而大包乎天口口外非察而測之深而不遺於秋毫之末無色之可觀而自見其輝煌焜耀無迹之可執而自見其流動充滿故曰

以下

闕原

文靖公書堂講義

著幸生文靖公舒先生之里愧不得在當時弟子列仰慕景行此心何如邇者廣平書院之設有象賢焉闡明家學親疏遠近于于來集甚盛舉也十月朔旦俾卽講席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八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辭不獲命勉強登堂著惟夏正孟冬以卦配月是爲純坤姑取坤前後之剝復而論其大義以見陽無可盡之理聞者當亮其價序卦曰剝者剝也貨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易之義奧矣哉季秋之月寒氣總至天地始肅草木黃落萬物就枯配以易卦是之謂剝剝於上九曰碩果不食蓋剝爛矣而有不爛者存剝落矣而有不落者在一爻之陽生生所脈也一實之妙萃萃所根也然獨陽在上五陰在下變則陰極其機甚危而水冰地凍之既滅所以固吾之陽氣上騰下降之不通所以安吾之陽體靜者其動之府終者其始之棧故至七日則來復伊川先生所謂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者是也碩果陽也君子也君子者道之寄也然不觀此卦之上九不足以見碩果不觀變之極不足以見君子夏道既衰君子既無所容而伊尹爲碩果商受肆虐君子類罹僇辱而箕子爲碩果春秋爲何如吾夫子爲碩果戰國爲何如吾孟子爲碩果孤秦之暴儒術滅於焚坑而齊魯兩生招之不至卓然自全獨能見禮樂本意非碩果而何兩漢之末人物盡於黨錮既而諸葛孔明南陽

高臥志復漢室非先主不輔先儒以爲庶幾禮樂非碩果而何八代史詳紛紛籍以至於隋而汾亭獨以古學淑諸生是碩果在文中子唐之中葉佛骨之來滿庭阿佞而昌黎忘身闢佛是碩果在韓愈氏五季大亂之後五星聚奎之朝諸賢方爲之交泰既而黨碑一立善類爲空元城了齋相繼淪沒而劫灰不燼者尹和靖爲碩果抱道巋然者楊龜山爲碩果不問其所成之大小不問其所詣之淺深不問其所得之疵而未純不問其所入之偏而未全凡可以與斯文凡可以衛吾道凡可以詔來世凡可以激高風由是焉以道德師表一世以事業照耀千古以忠言直氣見之周行以清標粹行見之鄉國胥此焉出而各隨所復不必計其人之存與亡不必計其世之久與近行聖人之道則聖人之復行賢人之道則賢人之復也所謂剝復之義豈不昭昭然可見哉文靖先生有立身之正學有脩身之實行參承於南軒而抑證於象山遠則審訂於周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辯於楊袁沈之交際力行所到後學所師流俗滔滔道則在是非吾鄉之碩果乎詩書餘澤子孫多賢爰卽舊塾規爲新堂舍

剝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九

丹山赤水洞天

剝曲草堂印行

菜有儀開講有席當剝窮之際有來復之機若曰先生之學正矣登斯堂者必思復於先生之正而後可先生之行實矣登斯堂者必思復於先生之實而後可剝之上九不食復之初九不遠相與切磋以求無愧於文靖茲惟其時其毋以世變自諉而曰剝而不復

答黃東發書

某自比蒙賜書謂郁丈將下訪朝夕以竣竟未見到頗疑其何爲遲遲及初八日拜領尊賜之書乃知郁丈已自回城而書留寄於杖錫遂於初九日遣人去取至初十日晚回既獲敬觀前所遺兩寶緘中間曲折又見令弟子羽丈直情甚白感激尊念主繼之切雖尙遲定盟而道誼之氣已熏洽於胸中至於家人閒矣但娶婦嫁女之禮各隨其家所有爲之今亦只以朋簪雙釵一副爲禮不復用時花等以小箱封前此後凡百只是從簡非惟兩家皆便而好爲循俗事亦非今之時所宜所謂親期本心其欲速今當以三年爲約庶不違令弟之意某家於婚姻事雖行古禮世之不合

於禮甚者皆不及講尊意必以爲然後日當令廿四舍姪面稟其詳夫婦人倫之大者昏禮不可不嚴盡被世俗無知之徒淫奢之俗敗壞以極不可不自知所去取也成終成私惟門牆是願多言何足以謝

與文宋樞密

天書
祥書

某以榜下士託歲寒盟修狀不敢用俗套首乞鈞宥某自去載獲上中涓敬惟與令季判府朝夕問起居而涸洞之初快覩義檄聲槩動天地某亦激烈於中如常見貂蟬出兜鍪上也當今京師懷乎器歆宗社危於髮綴望之者不知所措手大力量其見獨識也滅此後食不以家爲意氣超騰肝膽呈露洞獠江民聽命效死至不費朝廷一錢一粒而精甲數萬來勤於闕下迤邐提進敵今方知有令公矣青冥玉鉞黃閣紫樞又何足浼度相公之志亦不在是也某自去秋因大熱隨班入內到今衰病不瘳比松壑解尹印隨司而歸天上故人海濱新闢閔之招之者雖不遺下體而閱黃伊之書方有味驅車非其脚也但望風霆掃除宇宙肅清某尙能效次山頌中興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十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非止爲門牆私賀

奉趙嚴起制使

孟傳爲鄉人求免稅書

某疊罹燬掠之殘生未死猶死也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奉川台溫接境自春到今軍馬之往來之屯駐無一刻寧帖民之斃於鋒刃者枕藉繫累而去者魚貫於道日千百室廬之焚蕩田土之蹂躪窮百里而一目牛羊無影迹矣鷄犬無鳴吠矣凡春閒有種入土幸而秋有棲畝者又歸之兵之坐而食載而往馬之飽一而壞九小家無田收大家無租入今冬已比比指瘠開春必填委溝壑景象至此勸分以救本是官府第一急事然雖有仁政未易展布雖有仁心亦將泯默茲忽聞使府行下欲起催米稅縣宰又懼上命之嚴知而不敢盡言遽欲奉而行之田里奄奄待盡之彫氓有骨而無髓有皮而無膜未知何以應追呼供輸納先生以一身爲鄉邦立命兩府判皆一意愛民此等時節若不能以實情哀號是負先生與府判之本心是百里自絕於覆載之中某本欲躬詣稟請爲駐兵滿近境無路可通翹首師門瀝心血爲字懇

鄉人之同志能走閒道者袖以告政望與兩府判會議力轉曲成之造特免起催再布春腳使鴻雁離散之餘遺男贖女旋旋孳生廢田荒地稍稍耕種自時厥後家租戶稅以仰給縣官豈非百姓之願但寬爲之期則公私皆沛然矣倘遂衆欲則先生之私於鄉曲猶公也兩府判之公於下邑猶私也九天在上九地在下鬼神左右一語不誣惟先生其痛惻之某與一邑之人炷香以俟恩判

與孫常州令子書

某與先正判府寺簿七十餘年交道如一日飛蓬醉臥之後遇馬先整有詩感奮便中草草寄和自是書音絕矣去秋聞訃已哭之寢外猶以老病未能晉唁爲欠襄奉薄期先銘下示追頌德業某何敢後特年衰思拙莫能發揚萬一而筋力不任遠欲旅執紼列亦睽所願嗚呼四明之銘旌痛萬官之窆玉道義懷然此忱奚贖惟孝慈亮之

與胡景參書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某七十八歲之老十日九病之身望赤城在天上自謂此餘息無復出門之想誰圖機緣以季女託賢郎因而跋履千巖萬壑既得與杏園舊交一面春風叨禮遇洽燕笑三日而別歸塗未免作惡步步回首山高雲遠不知尙有再會之朝否惟是某女雖甚醜拙不稱潤玉而私情鍾愛莫知其惡自非有如此舅姑如此家人某豈能恣然於百里之外哉況吾輩三十餘年之契義中間幾成闕絕而今茲愈密愈厚於宿昔自此女始然則造物於此時亦繼繼某可不敬以緝其意脈而不使之有一髮之閒尊親家用心某固知其亦如是其又奚辭老荆領諸兒羅拜起居

奉文本心樞密書

某耄矣門外事皆不暇問距門牆不爲甚遠斐字候鈞履亦坐曠廢惟寸心耿耿常在丈席閒不以衰落閒也先生靈光其身底柱斯道頽聞時掉葉舟攜壺束菜與道義交遊山水佳處常是終日可謂樂其自樂非流俗所能喻某欠死殘息造物者固使之受未足飢寒命也奈何而猶有忱請某敝廬三閒曰喜還堂乃先人久館於外

以晚年得歸爲喜取坡詩所謂猿鶴喜君還句中語以爲名有邵郎中明仲墓銘在續某又小築三間於喜還堂之後取先人易簣時虛中寫示一本字曰汝其以此求諸已語訖而逝有黃太史震堂記在二堂雖陋然於先人皆有關係罔極之思無所於寄輒欲累鈞慈矜軫登龍之舊特爲濃墨大字書喜還堂本堂二扁仍乞燕許筆記喜還并著數語於本堂記之後如蒙特達從欲其生可以見鄉曲於目前死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相公先生之盛德九天九地也冒昧干瀆拱而俟命下情不勝戰汗

與胡景參書

某託親且契非他人比連年不及以隻字登几格雖曰老境坐忘亦如其能亮我以真而不以流俗訝也令嗣來小女二子偕父母多年不見歡聲滿庭備諗雙慶堂前無一毫責備薰薰然度日於春風時雨中是以小女得於家介閒承順顏色某舉家爲之榮感某年來朝夕應酬與數年前絕異高明不問而可悉但所幸者門戶無半點囂塵亦一貧所賜也時有小文字之冗本非其口江空歲晚人物皆歸宿草獨某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蟿甕未乾造物見罰而或者妄以爲可近亦掃軌揮手謝之矣庶幾免血指汗顛之誚聞親家青山流水閒花草日與之醉吟醒玩而諸蘭玉芳菲其左右旣壽而臧齊眉偕老古所謂神仙不過如此今爲何日誰有此樂回首三十年前時節聚晤青雲在眼飛黃而翼知有如今各天一涯夢亦飛不到也交道滿四方猶幸吾二老得以親戚不至斷消息耳頗知南麓高年悼亡猶未了寔事且生事淒涼吾輩有泯默而已誰能陽春之哉宇宙納納風雨瀟瀟大抵若此獨誰問其方來哉姑付之忘言茲因令嗣回侍綵旁匆匆拜數字當起居

與竺梅潭書

某昨方拜答狀茲得以略天一夜風雲數點雨六花已有訊息矣紅鑪擁膝白首齊眉此時正是親家樂處無酒爲意薄羞湖鱖二十尾或可開剡雪樽齏橙縷肉爲我一醉乃所望也

答戴帥初架閣書

某近到邑湖頭竺親手授書亟展亟讀如長揖清癯聳特之旁如親跋涉艱關之狀
至於出肺肝語念及衰落風雨霜露不易使人感愴激烈某環山而走者一年半與
援揉虎狼相出入幾斃者四五一家二百指分爲數處各謀苟活中閒失一最小子
老痛甚於割口衣食之計爲過軍所掠盡寒則楮樵火過冬飢則莖藿并日而不足
大略自是可想而大痛處則又非言語可宣也滿目皆愁滿身皆病善脈者謂不可
無藥力今爲何時況非其戶死生修短自有天命恐不在此夏五方取碎累聚居於
四壁下雖無旬日內無驚而入淺山卽復者僅五六次又未保其往薄田以上稔歲
計之亦可以蠱丁伏臘今歲又無半收春閒此事卻可憂姑置弗論然終勝如去年
也執事以家依竹初亦云可也若欲就張村築屋則又可盤礴矣第恐薪水之外正
未能舍竹初而謀某所居與張村只隔一小嶺日可往返遨遊預爲之喜昨於邑中
邂逅陳楸湯當宇宙之大變顏色亦頗蒼老而氣則浩然可敬可敬口立可則日亦
不知的在何處平生故舊雲散鳥沒不諗何時可再搜訪赤松遊處某亦一向不復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十三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通書今乃知執事雖在城亦罕接云

與黃東發書

某比自稟答謙施之後欲嗣尺箋良便既罕專遣又難遂成因循尊仰之真則朝夕
弗置恭想日來尊候萬福一勇直閣著述必日親某杜門山深幸而官司以貧之故
過而不問而故舊時亦叩關燕笑閒每出所記某本堂稿以示相與玩繹降歎以爲
發明透徹山川爲之精采況某之家之先世有光靈矣戴曾伯謂源頭活水滾滾流
出之文包宏齋似之某則謂包平衍矣君變化闔闢升轉斗量之妙恐非其所及也
知者以某之言爲然第恨事力方既未能求耳寫入刻之木來年秋後或可經營比
承發下台緘欲寄少堊已令尉弟分付端便次第須自有回音來梨木此中難得徧
詢獨溪口稍有亦無斷賣者如欲用則別訪可也近曾與黃子羽曹久可諸人會否
昨收剡友胡應之書謂唐景實之的子幸而稍長但不解事常是絕糧無所於食而
其兄警居姚江之吳擁富益以自肥略不之顧不孝不弟有如此者然則渠之得娶

此妻從容溫飽不知世閒有窮苦事使非過位於景實之門能有此耶尊前與景實契非他人比又與其子之婦家稔能因書一言及使其弟不至餓死則景實之遺息在也亦使世閒知有巨源在也望深入尊慮

祭亡男朝兒墓文

維丙子七月二十六日父告於亡男朝兒墓下汝生於行都之簽判廳長於通判之北廳天下大亂母抱歸避於三石之祖居於里西之黃沙坑於西坑南畧至五月二十日轉而北寓於董村之內表竺家七月初二日得痢疾百藥不效二十日忽噤如風狀吾適出邑乃能忍死以待吾歸歸而呼之言雖不語而流盼睨視將投身於吾懷中既而忽然以甦隨呼隨應服藥食粥不少減吾謂汝可以再生廿口日寅卯閒而六脈竟絕矣猶戀戀於母之懷父之手有問則聲答漸微神則不亂午刻噤以歿嗚呼痛哉汝生五歲早悟多識教以書能強記耳旁誦者誦之亦如流兩年來患難迫逼風雨口林摧折撼頓卒天其生抑命也夫汝之病既不同輕離其父母汝不死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十四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又安得不視汝如生存哉死而有知其聽吾言骨肉歸復於汝二先兄之側魂氣則無不之其惟父母之隨嗚呼痛哉

祭禮部尙書王伯厚文

麟

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契生前進士陳某謹以炙雞紫酒之奠祭於故內翰尙書厚齋王公之靈公之聞望北斗泰山公之學問洪河長川青春大科撼動一世紫霄闊步陵歷兩制凡大詔令雷風其行凡大典冊日星其光代主之言爲國之重進而文昌行矣柄用亦既簡在宵衣之心時不我與天乎難謹與雲俱飛三島之上言采其薇布衣蕙帳執經於席問字於庭淑我鄉里幾兩周星誰知其中難言如海能與知者猶有予在前歲之除去春之初相看話舊耿耿何如雖不盡言有不盡意余八十二公七十四自謂予死當居公先公而先之訃音忽傳季夏聞訃老病憚暑哭於寢外而莫即路今茲默暄始獲造門予亦朝露其能久存天高地遠江空歲晚公兮有知歆余一奠尙享

招單君範教子書

某自入谷循溪尋桃源別境因獲回曲巷小樓松竹下讀書聲裏揖風日之清美話雲萍之契闊便欲卜鄰未能也出山卽爲平地風濤掀頰尺紙不上消房惟有悠悠夢思嘗飛越左右然不如朝夕會聚之爲暢洽也此某所以近者令舍弟所有不量之請某諸兒自是頑鈍重以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息活遂與詩書相失先世一絲經脈慄慄乎莫續若曰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哉故莫急於得師廢放已久將愈難爲力非大匠規矩之不可是以惓惓以屈致爲請高誼特達略不他問一諾千金見之所答舍弟書中者粲然今而後知諸兒有不辱襟裾之日某之親炙光霽又在望外其感幸當何如敬龜改歲正月十有八日設席以俟臨賚當先一日遣轎詣廡下區區束脩甚愧非禮舍弟已詳白之茲不復贅知我者草木臭味諒不賜訝其諸願言悉容而旣

又書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十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某生不逢辰心事難照瀟瀟小塾琴書冒臨昕夕聽教如風雨中雞相應如霜月夜鶴相聞滔滔者不入耳別來能幾日雲飛西水東涯夢與往來已極耿耿門牆秋事度已就緒翩然過山予日望之

答白廷玉書

某七十三歲矣欠死之身猶累薇蕨豈不爾思山深水長一星周夢中過也今年八月二日趙也一轉以所惠書來得之於契闊之餘如大醉復醒慰極而汨落惟是塵埃方眯目塞耳而所示之作非復吳下語雨後山月下水本色上有新意手之口之不置頃刻又聞賢內靜修不事世妝盡斥其所有以資日用雅懷遂得以緩步晚食與風朋月友夷猶湖山閒誰之賜也況乎絳帳近家而主人素以賢聞川雲飛泳當有便處所交半山朱丈吾固未及識如瓜涇沈丈抱甕馮丈皆所夙契今知其劫火不燼尤甚慰滿會閒幸爲拜再三意苟活山所謂文房四物歸烏有者久矣坐此不及作書須及此意庶免其罪我也吾生理素薄自世變以來鶩擾奔竄聽其過掠

蕩無所留而巢居穴處者數年飢寒交迫無病亦病中閒一子亦甚可人坐視其病死天乎莫之訴草衣木食苟活到今四男子一已娶四女子二已嫁皆是窮者自相遇今年愈不可支雖欲作魯公帖而無可乞之地雖欲使二三子謀館而世方掀舞聲利視詩書爲何物悠悠歲年慄慄溝壑意欲遣一子過江以濡轍涸然時異事殊江空歲晚以栖栖之身誰其舍館誰其紉袍誰其推食哉更當深思以決知我其爲我籌之若曰謀仕則非才不敢也來謂舒氏今如何問之其叔太博津云有一男子碌碌苟朝夕其女則今無之興念到此真是古道可以媿死薄俗詩教良侈老拙輒用韻見意三子亦復後最小者方是八歲未能及此一番作字當見面一番不問詩如何聊見縉綬耳流問到家人尤感家貧累重愁深病多衰甚矣就致意賢內愧不能辦一芹寄遠爾後有便千萬續此音信茲仍以書就浼爾也一以達眼昏手弱幾不成字回看來緘有如此紙有如此墨猶可彷彿承平也對此重爲之感慨不宣

與陳監丞尹平書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十六

丹山赤水洞大
剡曲草堂印行

某昨爲家西之小淨慈說苦訴冤佛慈悲挾山以鎖諸妄沂洞以正其源是雖不鄙過聽然此僧此寺於執事亦有宿緣請言其故主僧如岳昔於剡上鹿苑有一覽閣辱爲吟八句末云何年了卻癡兒事分我西禪一月單江湖膾炙此閣遂有聲執事爲慈湖法嗣小淨慈有慈雲閣是先叔習庵告蒙齋書蒙齋因有詩云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水後歸然如魯靈光執事主張此事卽見慈湖如岳自能詩前詩自皆有墨刻他日必能袖以謁謝但聞免科米事已有涯而未登岸七層塔只欠一尖竟須一手圓成或傳令某拜松翁先生書又何必一篙點過邪況此寺敗壞不可住已蒙松翁先生知其詳判給文榜矣若更不孚又成轉摺勞費其有既邪某再拜惓惓

與伯氏司門弟若論深婚書

比辱示以黃親家所答一一哥書盡是真情但此老純朴未知時變吾人與之爲姻只是令岳與之一語更無擬議况今正是袁曹劫昏之時合爲鴻光歸隱之計而欲

事珠翠備服用效驕奢之族鍥薄之風以炫耀人目不惟非吾輩所當問尤非今日之所當言世人眼孔淺利心熾苦淡則猶可安眠善睡稍爲衆所指則是禍之門危之道雖身命不可保也況聞親家爲門戶事多生計日以削如更勉強辛苦以華其嫁遣於親家既大有不便於吾人亦將大不安矣孰愈於荆釵疏裳古道相成自有餘數也又況長兒深亦頗好古知禮不冒從俗何忍於娣妻上面討便宜廢正倫此幸有可教者且如親家說彼中艱關事體如此可畏吾里前此猶可苟活兩年來亦已甚於親家之云云者縱有財用何人與辨事何處可辨事不是虛爲此言今惟斷之曰簡之一字乃禮之本他又奚關輕重親家所謂執柯只須賢夫婦斯言極當若他人徒見多事又如何冒遠遠應信卽非敢外朱季四丈乃是密議更徐決之仍須吾人或因送令岳葬事或特入城約黃親家與吾弟而說一番庶幾從簡華禮之議不更疑貳此等說話都是彼此相體便做骨肉親看一毫高上語不可著也吾弟其爲我善轉此意於黃親家至祝至祝

荆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七

丹山黃水洞天
荆曲草堂印行

回姪洙爲史氏請昏書

是月四日長孺於便中寄到吾姪書甚悉宗族之誼薰然如春風薄俗而有如此大爲之喜所課阿妹姻議一節老我之意專以待澹如水交然後分付近亦有如王修齋之孫趙光叔之子見來相求而老伯母猶以情離通而地相遠爲辭孰知獨善鄉先生之後固齋之子有賢祖母如此絕識掃盡世味雅欲尋盟於綠窗寂寞之間誦吾姪書來之語使人感動況老我未嘗妄與人交而景正獨相得屢管話及潘夫人嫁時事夢想古道恨寥寥莫續今而吾姪以純實慥慥之言行館於其家能成其賢祖母之心子弟皆玉粹而矩正爲之好迷孰能閉之哉細味清風真足以一洗四明富貴之宿塵而漲小范家欲綺羅至庭而焚之駭浪況有如吾姪者隻字片言如金石乎其又奚辭區區之忱猶恐其宗族之貴僕奴之常以慣見者視酸寒陽是陰非浸潤所入機甚危也更望與其祖母說透他日伯鸞德耀自以爲可則吾姪於吾家之責盡我亦無不滿之心豈不卓卓乎快哉老見近乎亂縷然亦不容不然也或以

吾言相入則是月廿一日之納采不敢自外卻望委長孺先數日一報或啓或劄不宜臨期以辦姻好雖曰夤緣要亦盡於人事此外有相見於所與長孺書中等幾照悉伯信致宗魯吾姪

聞伯來弟死與姪洙書

春初到今雖得風傳書館消息但欠一專遣謂諸兒有入城暇可聚首審其詳也孝境擔家多事日復日如夢中夏五之三日忽長孺來首問吾姪動靜乃知有衰斬之痛淒其生事年至七十亦今之死得其所者矣然汝於此大事良不易辨須毀不至病以求無愧於禮則可惟是母殯在室而父繼之至此則不容更託故以遲其葬古者禮稱其家雖斂手足形而窆禮所許可爲吾姪計當痛絕世俗之費但於家後之山卜其稍穩便包藏去處合葬磚灰石工費外一毫不徇浮議只在一月之內能了是足以爲孝我本自來而近百病捷出以息計活勢有不可行諸兒又適皆在外未回回則須有來者而未可准且貧不能助惟遡風一慟而已或恐有以異教誘其輕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十八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舉汝必自能底柱當不待我諄諄我年事至此近兄弟之存者僅尉兄弟遠兄弟如山堂諸弟今又無幾豈不重可哀也哉茲長孺便寄尺紙數字去餘須別遣也老伯書致三姪

後批云切不可爲陰陽亂說所奪有方道不利等說若曰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此理我見山泉伯不知道理日夜以陰陽爲惑試看蟠喚之域今日其後何如吾姪孝道當自有所主也

與黃仲正

雅儒

某昨便中修狀嗣拜答緘獲諗讀禮有嚴外事不撓良慰渴企及今又閱數月迢迢耿耿旦旦勿替竊聞支持毀瘠龜吉牛岡將啟先正親翁提舉寶章吏部之叢安闕幽室而以先令兄親家之窆附焉某託盟肺腑非他人比雖曰視筋力爲禮其盡盈坎敬則不敢以衰老廢屢於左右訊其遠日竟莫得其道阻且長又難於昧而動重念身及見祖遺之奠得以面銘旌手執紼生死之際固相去而未爲遠也使其窆

窆既歸九泉之隔將冥冥者愈茫茫矣然以見觀之葬期終恐不知會葬終恐不及平昔骨肉心腹之義當何如其感愴當何如其自訟無已則有世所謂挽章者庶乎寫欲言而慰長往不猶愈於奔送不及而遂忽然者乎因忘其淺陋進於先正親翁先令兄親家靈几如兆域已備導翬戒途或辱畀之些郎引北風而哀陳之是某形雖不前而心亦蠲白明年春氣稍深尙可就墓下而奠生芻固與見宿草而不哭者不同也茲有薄賻介諸別疏更不作令弟令姪書

與戴時芳方書

某比聯日夜獲接雪白之色冰清之輪至於燒楮火酌茅柴酒席地而坐自謂今之世而得有此樂恐不多見菜羹飯後溪頭之別幾不忍回首與君居僅隔一長亭地暫離便自作惡如此正亦不自知此心何心也偶有某物爲午酌薦我輩寒相當笑留之

答刻胡應之間喪服書

刻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甲一

十九

丹山赤水洞天
刻曲草堂印行

寵問禮服仰似不外今不可盡行古禮然不可盡廢惟斟酌其宜而爲之耳禮久不葬惟主者不易服蓋禮云未葬則無所謂卒哭練祥禫祭也禮齊衰不以弔若三年之喪雖練不以弔蓋三年之喪雖小祥後亦不出弔也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以此見不當出弔也蓋惟遇總麻以上親之喪則服其所當服而往哭之而非弔也檀弓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又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以此見齊衰有可出當往之地蓋朋友之義往哭之非弔也由此觀之三年之喪有可出弔者以此事權而推之可也有如先正之喪未葬執事惟於營葬等事外本不當出然今之世往往非三月而葬動是數年如古人有大故則不葬也如何免得出外出則必當少易服色本朝自溫公宋次道諸老便憂世俗多妄不能如古禮便欲以布四腳布襴衫等代齊衰期以下之服以白生絹代總麻之服蓋總麻古來升數密布今世無之故當以生絹代雖慈湖亦然但某家間與親戚

只用細苧布爲總麻正不必論升數布還是布足矣如執事今欲出見人只得用墨布衫蓋墨布衫乃古之禫服今世之人於百日後出謝人便著此服卻不問葬後卒哭之百日也若論古禮者葬而後卒哭此卽百日也卒哭而後練祭原注云練而後祭注詳大祥而後禫禫易月而從吉節節皆有受服今則誰無此多事禫而後墨布衫耳今只得不得問未葬從俗借禫服出外若在家則不可服此惟齊衰在身若營墳地則用白布巾白布堂衣之屬皆可也彼謂用白絹衫則不然白絹乃今之練熟之絹卽古者士之吉服惟生絹則猶以爲凶服耳愚見如此愧不能盡禮

與葛靜一監簿解書

某伏自乙亥春拜太史之誨隨嘗修答嗣而彼此皆不暇書問矣中閒有不已之懇爲家人倉忙歸里貸於人以行初擬出薄產以償而里人方視田產爲棄物一無冒領略者而索償者急故謂之冒昧不謂執事是時已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安得爲某辨此物至春晚某略一歸遂謂自爲計矣然多事之時干擾之愧至今拍懷益面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二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也是年秋八月隨解制幕雖世事實以異而人自西來過門者必問以起居乃知始焉蓬仙皆飛入危峯以避埃壒既而又回槐遂於邑之行第長物以付之雲空水流惟玉其德則劫火中自不燼也又聞藥局亦如魯靈光獨存豈濟人者廣有神物護持邪某本居山中而風塵無不到處自去年正月將一家二百指分爲四五所日走於二百里懸崖峭壁間風雨霜雪之所摧虐飢渴顛踣之所困殘一子死於此一家病於此最是所居今爲過軍通驛四壁之中或繫寨或剽掠衣自袍笏至於布縷食自盜瓮瓶至於顆粒器用自坐臥者至鍋鉢無一獲免者而亦未至盡填溝壑亦幸也及今年五月初閒方取累輩歸聚於破屋之下生意恐不可復續來日之可畏又方長一聽造物而已茲因鄰商便附半幅相問此外則有夢思耳

答趙宰拱辰書

某自大亂中分袂各圖苟活竟莫問并禱閒興止今月初十日忽徐親以所賜書來乃知先堂上太夫人於驚憂中已仙逝執事方抱罔極之痛天傾地陷生者不得安

其居死者不得寧其歸豈期累及純孝君子之家此際雖已永牛岡之藏矣道路梗塞無從盡哀弔之禮徒有慘怛而已某自去年春初便分家爲之四處環走於千山萬水間今年五月初方集聚於瀟瀟四壁之下某老而衰甚矣家中爲風寒暑溼所摧迫大小番病無休日去秋亦因走逃失一小子於州里外山谷中飢無以飯病無以藥亦惟聽造物如何結束耳胡應之卻曾數交書諸朋舊亦多宿草之感聞南明近有煨燼之慘想寓第必震驚尉弟亦苟焉餘生附此拜再三意立可聞於鄞城與監宅同居亦釜魚也我輩何日得相會面臨紙淚落更不他控

題白斑詩

詩難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詩自娛曰晚唐體而四靈爲有名錢塘白斑家西湖西多雅趣一日以吟藁示予讀之其音清以和是有意入四靈之門而登晚唐之堂者乎然詩已於晚唐而已乎珽其勉之

淪有追贈傅弈孔道輔詩因以數語書其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二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舉笏擊蛇吾於孔公無閒然矣傅公多智羚羊角可以碎俛齒猶愈於迷於佛而以妄助瀾者也然佛老之害一也不好佛而好老至爲之註則佛有詞矣吾於此知孔傅優劣乙酉二月初九日書於本堂

書邑中文盟集後

古者盛時美風俗厚人倫有鄉飲焉無非教也世道降時乎賜醕所謂教者安在流而八伯八達七賢六逸業於酒生死於酒皆名教罪人至於洛中耆英集方見其典型禮節有三代氣象又至呂氏鄉約相勸相規相交相恤條畫斯密矣嗚呼鄉飲猶曰待其時耆英集猶曰待其人若鄉約則又奚待而世方聲相撼勢相軋貨利相齧逐牙距搏噬矛劍攻刺有骨肉所不暇問尙何爲鄉約哉余一日過西山妻之兄趙景文出示一編曰文盟酒以洽其情而不至於亂詩以暢其文而不至於肆歌曲以樂其綢繆發其感愴而不至於淫褻哀怨淵乎其味其鄉約之餘乎當今之時而有斯舉其於世教關係甚大是雖盟自閭里之近者同志者始未能使一鄉皆會安知

不絲是焉而聞風皆興起哉予年七十有四矣相去且六十里而遙無從齒月飲然有契於心矣雖未與尤與也因書所以敬慕之意併所欲言者相諗丁亥立秋陳某書新昌杜黃山王心月騷壇集後

地因人重重則名隨之堯山舜井不可尙矣嚴子陵以高節名灘鄭康成以行義名鄉陶淵明以清曠名石自古迄今若是者滿天下王心月家杜黃山欲祠杜工部黃太史以實其山之名必以實吾謂山稱杜黃昔或自有二姓居此者工部太史有知必不冒如王安石爭墩祠之將吐矣然心月攀敬二詩宗是志於詩良切自今而後能追其風而馳騁焉則此山當有易名王山者又何必借古人爲重哉於其來訪輒書所見爲謝著雍困敦孟春望日丹霞陳某書

書族弟蔭鷺圖

畫瑞物必麟鳳畫尤物必孔翠楚秀弟不是之取而取鷺以爲圖叩其故則曰瑞物吾所不得而見尤物吾得而見而非所取見而可取非鷺而何不與華媚者炫色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二十二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性其潔也不與塵埃者爭食而分其癯也世遠三代物之生者類不得以仁遂而此獨朝夕焉天地之間江湖之上悠悠濯以安全其性分畫固所以見吾意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予聞其言爲之三歎

書蔣氏族譜後

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蔣氏宗譜於世次必明其本支於墳墓必詳其地理於祭薦必志其時節善矣懼其宗族之汗漫或尊卑失其序而爲之定其名第子弟之苟且或奔走忘其事而爲之籍其歲月計慮周密雖百世可也今之人族未至服盡已視爲行路人葬未至數世已委之爲樵牧地無知者流淫於祭非鬼而祖若宗或敢以妖厲目之於霜露乎奚感甚而五服內其生其死有不相聞一繩以禮有不從長之命絲髮利則有忘等分凶於爭者滔滔良可歎也今乃獨條其所當重嚴其所當行而一歸之譜古道庶乎在蔣氏之後敢有自外於此譜者吾不之信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譜之者其後人應和書於譜後者丹霞山人

陳某戊子歲書

題道統三書後

韓文公謂吾道之統孟子死不得其傳孰知至周子而後又大光明有太極圖通書西銘在焉全體大用與九經表裏學不知此非學也而未易言也然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非學者分外事二程子一出便欲學聖人其知此歟暇日因會朱子所註三書爲一編吾耄矣兒曹尙敬之哉歲昭陽大荒落季夏丙午書於交翠窗

書張子華所藏錢穆父孫莘老二帖

錢穆父孫莘老墨蹟二紙張子華得之以示今爲古鼎矣相與感歎而不自知其爲何心也旃蒙協洽孟春既望本堂老人陳某八十二歲書

跋樓攻媿與王粹中諸詩墨蹟

林國器出示所藏攻媿先生所書與王粹中先生諸詩本王氏家百世之寶乃爲國器所有人於天地間各有所好惟先賢墨蹟若淡而無味非與賢者遇覆醬瓿者良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一十二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多今攻媿先生之筆王氏失於世守時異事殊必有難言者獨幸歸之國器得其所矣攻媿先生百世師後來者恨不得親其典型得見此筆亦庶幾焉萬一珍襲之不嚴將又墮於渺茫矣敬之哉歲旃蒙協洽嵩溪遺耄陳某書

書內兄舒通叟饋八十書

此內兄舒通叟與余往來絕筆也余癸巳歲始生之且以饋來而兄以是歲九月十九日病終今見其書當如何其感傷然以兄之厚於余而先予而逝余亦豈久於人世者哉悲夫歲乙未季夏九日陳某敬書

代姪濟謝解啟

詔諭二千石之良選賢於衆名登四七際之列遜我者三共誇好事之重尋自揆非才而深懼昔鄉里於紹興之舉以詞賦得攻媿其人掌內外制則諸老汗顏如陸內相坐政事堂則群姦跼踖如鄭魏公中興一代之偉儒後學百年之好樣必稱乃選豈無斯才如某者生而鈍根藐焉弱植何如謂士固嘗習聖賢之書無以瘡人亦欲

盡子弟之職漫觀場屋敢冀科名况家庭之學未積深功而鄉曲之譽豈歸晚進明有司期鴻生之必得吾小子誤蟲篆之見收得非平而不至於怪奇或通乎理實而不流於浮誕足信其心知而取之庶乎可也納糝芥於藥籠之末進昌歎於玉食之閒允出遭逢敢云僥倖茲蓋恭遇某官吾國元氣善類景星蓬萊瀛洲之天快平分於風月蛟門虞蹲之地煩坐鎮於波濤奚以假爲宜遂真拜趨韓范功名之會博觀人才主歐蘇文字之盟樂誘晚學棘圍嚴於革弊藻鑑揭而無私迺使么庸亦叨吹送某敢不矜持殊寵激烈寸忱尙資以進身遂按階庭之步武則仕而爲口庶裨廊廟之經綸皈向芹芹緝摩草草

代弟觀謝解啓

賓詔驚心歸從輦下主司誤目收置選中真可謂之僥逾當若何其激烈昔在癸酉之鄉舉最得鴻儒所以甲戌之臚傳經魁虎榜餘亦多歸於魏級後來並號於名卿歲忽循環而又周天將如券之交付而况六十年一會培元氣者益豐二十有八人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一十四

剡山湧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與列宿而相應豈其偶爾能不躍然某相可忍亂書徒成癖麋鹿山林之性分所宜安蛟龍雲雨之心時乎自奮乾坤如許其關父師所命者何朝廷設科豈曰老英雄之法場屋較藝是爲遠事業之階勉效雕蟲浪圖戰蟻雖嫌糶金之擲地然常輕璧而惜陰近攜書囊屢優京校不知我者謂詭遇而獲禽是有命焉冒學守株而待兔茅謝朋舊言還里閭魁星閣之初成上千龍角泮水池之先讖中奏蛙聲耳目爲之頓新羽翼起而欲舞群入而試自知甚明枝葉語言進莫窺於古作草矛氣習退不契於時妝誰嗜昌菹乃塵藻鑑拜手金花之帖滿腔玉女之恩量已分之甚盈幸家聲之未墜曩從父冠南宮於丁丑比伯氏擢上第於丙辰素爾鴛庸青吾甌舊謂一榜得人之盛而同門拔穎者多弟子弗如師孰謂當仁而不遜交遊稱其信尙期攜手以偕升允侈斯途原口所自茲蓋恭遇某官學遊道闢和到聖涯經術源流胡安定之先覺制誥法度蘇文忠之後身移八座之輝躔領十洲之鈇鉞光風嘯拂文氣益揚嵩嶽鎮臨士流增重幸一陶於造花皆百倍其精神因使濫巾亦叨勸駕某敢

不激昂素志酬荅殊知倘得瓊林豈在春花之盡看持身玉尺相期松柏之後彫過此以還非所謂謝

嵯縣催科劄

某謂爲縣令者催科有三等不待催而爭先輸以爲縣令計者上也待催而後輸而縣令猶得以應綱解之急者次也催而不輸委曲而不顧坐視縣令之受煎烹者斯下矣上焉若相信而不言非某所敢望然望其次焉者今而某於斯邑也知所以催上戶而上戶或不之相體思所以寬小民而小民反不得寬蓋板曹使府之取解不復如疇昔分限之稍輕其督責不復如尋常申陳之可展端公專卒銀牌紫袋散星而下空一縣之吏追去猶以爲未足獨留繆令與二三藍縷貼胥栖栖然無所措手上戶既不盡樂輸未免殃小弱豈得已也悄悄之勞慨慨之忱乃得爲下下之令初心謂何某於諸寓貴也授之以冊寬之以限禮勸以牒呈至於屢牒傳語以廳造至於屢遣而略略破限與略不納破者尙多也今歲且晏矣綱解無所措辦有如帑庫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一二十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陳積之多腐幹僕兜掩之無弊何忍不爲縣道計爲名門計哉茲刷呈欠數嚴飭盛幹一頓送納猶受賜也出於下下規模事迫言繁勿以爲過切祈台照

上劉帥乞振糶賑劄

某恐師嚴凡申狀例不敢套叙首乞涵宥某以窮餓之餘身分撫字之下腳遭際使天寬大推而行之惟恐弗及而終不能使慈父母之下咸遂其仁則有天在也去年風水旱交病小民飯糲不得半飽算日數刻以待以麥糶青療飢收於黃熟無三之一而比常尤薄甚坐是菜色鵠形有不忍見無已則有取債於大家就糶於市井而山閒大家亦無多蓄有之者因春初價高趁時以糶縣市則所靠者浙西米舟又多厄於斷港飢口嗷嗷殘命岌岌而不爲之告非爲得罪於百姓且得罪於師門矣比雖知新昌吳宰以倉急申上隨蒙恩拯某亦欲卽援以爲請然念挨那得去則可免煩瀆豈料至今接續不去彼咨怨者叢謂剡去新昌三十里彼有官米可糶此則有錢亦無糶處安撫自欲救民知縣卻不曾奉上意群然入詞愧無以對未免微塵仁

覽欲望痛加矜憐猛賜撥發使絕糴之市忽焉狼戾垂死之民忽焉再生百里之間一飯必祝先生攜此盛德入居廟堂活青州之衆富公不得而專美也某雖是拙縣令卻是老門人斯言上徹必蒙響應某與剡之旄倪炷香請命

答謝京尹曾戶侍

子

賀弟觀中省餽錢劄

弟兄之義如雁斯隨師師之仁謂鳥亦好有如仲氏偶玷春官皆造化密庸之功雖岳山莫諭其德未知報所乃累眷情惟寶絨光燦於星奎金餽寵承於天府再拜而受萬感斯榮使千佛經魁譜不寒於西蜀

自註云陳堯佐兄弟居西蜀皆爲狀元

則一家氣瓣香皆爲於南豐

答天府同官賀弟觀中省餽劄

吾弟則愛俾燒尾於龍門同官爲寮乃垂情於烏府粲然藻帖賁我棣聯然以頌而不規非所望於相與

謝家則堂提刑

該

應詔特薦書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二十六

丹山亦水淵天

剡曲草堂印行

舉詞云介特自持疏迪無滯不交游談以取虛譽務修實政以安疲氓察其所施足以任重

伏準劄翰緘賜應詔特荐照帖某嘗謂古之爲政先教化次獄訟征賦末也教化行而獄訟省而征賦在其中矣世遠道散政失其序以征賦爲第一事獄訟猶以爲緩復暇及教化乎春秋之際武城弦歌已爲僅見至漢惟卓魯有古之意寥寥千載非惟下之人懵然此道而上之人所以使之者固不在此也某雖不才無所謂學僥倖百里宰竊亦有志焉而所遇之地聲勢震撼豪奢掀舞譁者狡者群吠而交嗷焉不敢輕以掉之恐其浮而紛紛也不敢重以抑之恐其窒而悶悶也就此之所可能酌彼之所可受約其氣之過扶其習之偏凡所酬酢凡所言語無所不用其心庶幾其或應而或可以自信也彼好事於後者方且笑其非所先督辦於前者方且訝其失所急特先生味其所苦如嗜昌歠菹拾其所棄如見古蠹洗今日以陞陟舉明日以應詔薦某於先生無游揚之助無趨掘之舊六轡馳驅不下負弩矢之一望光塵而

已知何其深愛何其篤也然則其自信於心者雖未必民之果應而先生固已可之矣昔者問耳坡公政事之美者答曰吾從歐公學來然歐公何嘗以政事教坡公哉亦不過意以相求耳先生今之歐陽公抱古心行古政事某於坡公雖擬非其倫何敢不益堅素志以從先生於歲寒

謝王樞密 論舉陞陟書

舉詞云學有原本政尙廉強撫字良勞藹有民譽

十二月吉日門人宣教郎陳某謹熏沐再拜裁書於

便

詔使知院大資相公先生閣

下某謂人生天地間有志於斯世而上不獲公卿以握天下治亂之機次不得總揮持節以善千里福一道而猶得爲百里宰使士者樂其有庠序之教農者安其有耕桑之業工得以食其藝商得以通其貨就職分以行吾志庶乎其可也世遠道散相軋以勢而上下之情不通交征以利而仁義之澤不行幸而脫選調問須入則蹙頞相告抵掌長歎其煎熬也則謂之鼎其險激也則爲之灘其算日數刻僥倖終更也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一十七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則謂之債古之所以爲社稷人民計所以長子孫之地者視爲何物然則終無可爲之縣耶某生於山林偶然入仕展轉數載試令剡溪之上難易非所問也禍福非所知也妄自激昂亦欲無愧於名教聽訟寧過於審而不敢以乘快爲能催科寧失之寬而不敢以嚴督求羨學校之設幾成虛設不容不爲之振刷而非敢終更也田里之微薄於有力不容不爲之捍衛而非敢矯亢也職之所存亦曰於此而有見焉則可以一洗流俗所謂鼎所謂灘與債者之見而譁健方掀舞而交譟聲勢方振撼而疾口星火之急符虎狼之專兵叫號慢罵於軒簾之前堂皇之近殘吏弱卒累累就逮淒淒破印相與咄咄終日黯乎其無品光矣先生獨何心哉拔之於塵埃之底風波之中若曰學焉而有所本榮辱而有限之舉擢乃以第一紙廉某此又天下之所慕望而不可僥倖者也非惟旁觀驚疑雖某亦未之能信聖賢之教人有因其所不及而爲之語以進之者有因其所未能而開其端以誘之者固先生之意也某今知勉矣昔蘇子瞻謝梅二丈有曰人不可苟富貴亦不可以苟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

徒則亦足恃矣苟能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歐陽公讀之以爲快哉快哉某雖非子瞻其倫而先生則今之歐陽公也某今獲爲先生門人矣他復何慕所以謝知己者此外亦復何言干冒鈞威伏楮戰慄不備某再拜

吉初彌月招宗族親鄰寓飲簡

溫公家法有客則酒三行或五行侑以果菜曰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意厚懿哉此風久不見矣某今日爲新生小兒彌月徇俗具湯餅因敢會宗族姻鄰及客而吾里相知者併取生梅青菜酌酒三杯早賜訪不再速不見燭惟從簡便庶幾共味溫公之語非敢曰真率會自某始

書卓生甫然深衣述後

句章卓有立生甫以深衣述見示余謂深衣唯當據經以求合而已至如續袷鉤邊則司馬溫公所謂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揜其不相連之處此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二十八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說以爲正當又奚以旁引曲泥爲哉屢圖再會相諗以決連年衰病猶未之果迺聞沒已兩載矣生甫平生用力於此有足以遺其後庶乎無憾余之生負質疑之記使生甫齋志九泉興言至斯交道謂何歲乙未孟冬攬涕書其手澤之後以歸之與追挽二從俱前悲夫嵩谿遺壘陳某書

題晦庵齋居感興詩卷首

文公爲後學地可謂深著明切宜端居靜察朝夕不置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終有得矣丙申四月朔書於本堂

書四明衣冠盛事錄後

楊君鵬舉繇太學生擢第晚而浮雲視功名掃軌不接外事殆有得而隱於市者與吾鄉家世忠厚老成典型月評所歸雖居百里外未及一面而夙聞其賢茲偶爲義不可以筋力免者入城君之外孫袁伯長出示所手鈔吾鄉衣冠盛事譜閱之既信乎所聞之可證科目絕續之交吾黨窮通之機實有關係蓋譜存則脈存脈存則雖

秦火不能滅然科目今雖未暇舉三代以上人才之盛亦由科目邪養之深者發之茂持之重者出之遲姑盡其在我時來則爲之耳所以感厲其氣維持其心以爲無窮之地將有大功於吾鄉而放之天下亦可者此譜也余固以心見楊君豈不過於面交也哉歲丙申良月廿五日嵩谿遺耄陳某書

梅窗記

梅於植物癯而益勁枯而益奇故其色淡中自韻如古君子其香賈絕不染富貴脂澤氣其實酸不投甘昔人至以和羹方大用非杜少陵莫敢索笑非林和靖不能以詩寫而世之人不識梅不見梅者類拾人餘唾借以自表揭辱梅甚矣余之離孫王得淦於疏籬荒草間取孤根手植之因以扁其窗余笑而詰汝嗜梅爲色乎胡不取諸牡丹與芍藥爲香乎胡不取諸蘭茝桂菊爲實乎胡不取諸桃李梨栗而獨於梅焉取拱而答曰凡物色者無香香者或無實三美具又勁且奇有歲寒操非梅而何取以自況其法家拂士也余聽其言而喜乃歌以贊之曰雪霜之玉以研之兮而將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二十九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如其芳而清之胚雨露之膏以成之兮而將落其華而質之培媚柔穠郁彼紛紛兮此寂寞矯自享於山之巔水之隈而將冠方山珮飛霞與周旋兮苟初心之不踐有如梅

悠然軒記

余爲王得淦記梅窗矣其右小軒曰悠然併以記請因語之曰人莫患乎有意有意則望莫樂於無心無心卽化湛湛蝸蝸忽焉而俯忽焉而仰忽焉而跬忽焉而行天寬地大心曠神夷不物而適與物遇無我而適與我契者人莫之能喻自亦莫能名也世降俗漓憧憧往來役役念慮惟名與利安知有此樂獨淵明於宇宙閒了無係累門外南山坐臥飲食固熟見之者而今也采菊之際悠然之處見之於詩山一也而趣不同豈時時焉見所見盼盼焉山其山者比哉而家里之南山之趾而軒受其景摘其詩中語而扁之可也特年方盛氣方銳求交者方未能盡謝去視淵明爲何如然知所以扁則趣以動矣顏子之坐忘曾點之舞詠則未易到而喜吟姑自吟之

亦睢勇以決其壯靜以虛其舍熟讀淵明詩以豁達其門戶他如明道之傍花隨柳
康節之擊壤集東坡之挂起西窗浪接天等作是皆與造物者游朝夕涵泳久當自
得得則自有悠然之時此趣難言而不能無言也後日而果有得則所言又在悠然
之外矣本堂老人陳某記

清隱山房記

林公輔國器生名家於吾黨爲俊拔挾五色筆題萬里橋其初志也久閒忽邂逅藤
冠羽衣口誦老莊語若將忘世者訝而叩其故曰人生及壯歲無所遇則已今余已
四十有一姑以七十希有之年自誑已爲過半忽忽餘光去晷能幾尙欲與塵境
爭夢豈不爲種瓜采蕨耕谷口釣煙波諸人地下笑寂寂由是決於東吳先墓廬左
右小築山房名以清隱而息焉子以爲何如余謂世之患在不知止功名其網羅富
貴其機穿得此志不知有九霄失勢則一落千丈老死而莫悟滔滔皆是夫旣豁然
見機不待歲晚身蛻蟬心過鶴吾山吾水吾風吾月可以舟可以屐可以琴棋詩酒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三十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有趣者不得擅而專有力者不得負而去自適其適自全其全爲計得之矣若曰投
龍虎山授凝和號皆寓也非其所欲亦非余所知然賀知章豈果四明狂客軒轅彌
明豈果衡山怪士固自有知者在歲在昭陽大荒落孟春丹霞遺耄陳某記

樞逸林隱君祠堂記

墓廬有祠禮乎禮士以上皆有廟下此則鬼考寢薦世降或祠於墓權也然余於所
知林隱君之祠則重有感焉隱君諱澤字堅叔世四明仕族癸未四月八日生幼穎
悟博學多聞居公喪致毀瀕死遂絕意進取惟杜門教子猶自力家本僅足口未嘗
言利而以周急爲樂創惠生道院延良醫受病告者藥隨需不少斬至鬻產營蓄以
給里人賴之乙亥冬時事孔棘人皆勸入深密獨謂青山去城一舍而近祖父墓在
焉必此乎依明年三月十六日遊騎猝至執脅首剽路罵不屈一死年五十有六瀕
洞中治斂旣殯謀葬一夕夢執公輔手曰我之歸當於山之柿木陰翌日得其地穿
壙土五色白者乳甘可食衆異其應以是年六月襄事畫像在祠青巾野服如夢中

見有手鈔六帖三十卷瓦釜雷鳴集一十卷和陶詩一卷皆燬無全存雅好梅自號梅逸公輔公弼其子也嗚呼人莫難乎死生取與之際隱君於財無苟得於難無苟免命義所在斷斷無他世方波頽風靡有若而人卓然自拔是可敬已葬已十有八年而公輔抱難言之痛一語及則泣繼以血由是委其家公弼逃而之廬墓下奉祠事且以記屬余既爲書隱君大節觀公輔用心姑略其迹殆亦今之所謂孝者夫此余所以重有感也夫昭陽大荒落仲夏朔前進士陳某記

巖棲記

余屏居嵩溪門外事如隔世一日有客巖棲者謁意謂山林人揖而入氣昂昂語落落與所以自號不契訊之則曰吾蜀產也今爲蜀人譜端平相家後西遊夔巫數千里桑梓之恭蓼莪之感無所寄每誦白巽江山堂詩至燕寢傍巖棲則鄉關恍其在目因取句中字以志其心余聞其言爲之三歡謝太傅於丹陽築東山周元公於廬阜名濂溪司馬文正居洛而稱涑水君子之不忘舊類如此吁家山之念天理人倫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三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所在本無閉斷彼溺於己私蕩於世變一毫便利路視骨肉如奴役親戚鄉黨滔滔皆是子而以世閱之貴獨立不隨存其所自來與岷山之江源流一脈相爲無窮駕言巖棲警發不知本者甚切關係世教甚大他日如司馬長卿以使節歸蜀乘駟馬車縣令負弩矢前驅未足多羨待子影纓蚤退時遊故曲父老歡迎咸曰是孝義兩全巖棲翁也斯則無餘贊矣巖棲氏鄭雄飛名也歲昭陽大荒落仲秋奉川陳某記

至德觀記

道流以虛爲宗自謂十洲三島五雲樓閣其家也秦漢方士入海而求貽笑千載夫地以人勝何嘗在渺茫中邪鄧江之右古有鄧麓一聚喧囂塵外人道此則面之去惟通妙師程德益知東可接鬼谷子肥遯之地西可引四明狂口恬退之風前則群峰拱揖鐘鼓聲出煙雲杳靄閉而龍山天矯環抱其後有包氏遺居實擅其會傾衣鉢資之得乃相乃度乃葺乃營始自歲辛巳曰殿曰祠曰藏以揭虔妥靈曰齋堂曰方丈若庖庫福瀾以起居飲食迄二百餘楹皆備且買田已及三頃有山可薪有圃

可蔬猶曰有人焉地近斥鹵一井獨脈泉清洌汲足之餘口者憇者以賴殆天授焉
關開教所給額曰至德觀他圖且狀請記閱其狀有曰觀距親舍百武而近庶朝夕
便於省侍彼景物可人抑未也吾矍然以知本喜昔懸溜山道士許邁立精舍爲時
節定省計晉史爲之立傳嵩高張道士以養親爲韓文公所知序而遂之以詩夫然
則吾於德益安可不書蓋道非孝外物無孝則無道道家祖老子其爲書未嘗不言
孝世降而下爲人子者有不能已爲流俗之隨一彼之歸以誕爲高以曠爲達以周
遊天下名山爲得道路視其家蛻視其親飄然於無何有之鄉於孝乎何在德益乃
能砥柱中流與許張相望殆將過之一念所質雖天不能違況於人況於鬼神三者
觀門所恃以創立德益之道當日以行觀之業當日以昌大安得不爲發明其所以
孝以爲出家勸

書夢事付洵

余於壬辰九月十五日五更初夢身自東歸有兩夫負芝蘭二大盆又有一几左頓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三十一

川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梅右頓盆蘭亦壯夫舉之皆芳秀擢茂異於常見隨其後以行其前大溪水新漲拍
岸湧激沾及裳履及門先考紫衫立軒廡上先妣冠帔自堂中出受余拜訖懼言輒
語撫勞纖悉堂肆筵盛設器皆珍好果餽稱之考妣對坐樂甚余亦抃舞踴躍其間
既而覺有以洵妻黃氏妊將生告申刻乃得男則知夢其吉之兆也而芝蘭梅之入
夢正與謝庭專合而元幼度者爲第一人是皆考妣冥冥中所遺之意而平日所積
之澤也因咳而名之曰庭元吾家其有後乎十一月初四日之吉書授洵時余七十
九歲矣

勸修祖墓日子

吾氏由台來爲嵩溪大族南山之陰九世祖大府君墓在焉八世七世六世祖墓在
焉諸子孫有不別葬者在焉盡山兩岡無留所爲子孫者固宜全護其邱隴封植其
草木以慰答祖宗之望今數十年來一草不植一木不條其墓有陷者破者夷而侵
盜耕種者出於水者相望而樵牧必趨若世其業然嗚呼世之墳墓有不幸而無後

者尙有鄰里護之豈意幸而子孫之多而使祖宗之墳墓重不幸也嗚呼推其子孫之多而祖宗之墳墓所以重不幸也使其於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焉必不能忍於不顧而不思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果何自而來哉而抑不思今之不幸之墳墓卽前日之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之所藏也哉嗚呼然則遠者固宜近矣近者固不復遠乎夫惟不能以不遠則今日之不爲遠者計其不啓來者之甚於今日邪興心至此是用大懼今欲稱家有無率錢顧工封植其不治者錢有餘則留爲立表墓石用所當立賞曉諭不得樵牧耕種犯者必會於尊長家庭訓之外人犯之是爲盜當從公究治將見草木蔥蒨墳墓有所庇覆子子孫孫不惟得指其地而爲霜露之思而一脈之氣不索必將陰受其惠顧矣其毋忽

賞月檄

竊以正秋而告萬寶成乃人生之樂處明月不用一錢買供我輩之清歡茲季商三五雖口南呂之及時然皓魄十分則是前月而倍色豈無好事者如此良夜何況少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三十三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陵老翁有明年此會知誰健之語而牧之騷伯發人世難逢開口笑之言安能局促自處覆盆要當慨慷相與合釀越有勝境足歎清光遠山近水如帶如簪仰天俯地爲幕爲席大星無幾而銀河淡寸雲不點而璇宇澄藥杵之聲宛聞桂花之香未減姮娥孤眠廣寒殿豈無消息到人閒老子同上武昌樓如此功名非分外使當面錯了恐噉臍無及焉合糾白水真人相挽青州從事不妨衆共何惜十千熊蹯鯉膾綽綽有餘鴨肝豬肚多多益辦秋末之崧青脆霜後之檜黃香雜然而前陳皆自此中出阮嗣宗一醉六十日豈不快哉李太白已死三百年無此樂矣爾貴介公子及諸老先生皆有擢兔穎之才總是步蟾宮之客氣若大鵬出海量如長鯨吸川開錦囊而貯詩卸葛巾而漉酒式歌且舞縱意所如百罰深杯亦不辭更把花馬金裘將出換一年好景君須記孰謂瓊樓玉宇不勝寒故茲檄文仰祈鑒在

菊集所檄

伏以天荒地老共偷萍世之餘生露白風清當爲菊秋而一醉脈累年之成例踵九

日以爲期亦知此時非復疇昔戰戈漂毒膏草木以皆腥劫火飛辭烈山澤而如緒雖欲少延於佳話何從更覓於孤芳詎謂靈石梵家獨似武陵仙洞青壁丹崖之下風物依然蒼松翠竹之閒霜根好在且吾里雖經多事而我輩尙能自持儒衣儒冠儼典刑其猶有鄉規鄉約矯禮義其無愆不妨投暇以夷猶且將與世而酩酊而况黃有正色金鈴金錢之在前白無纖瑕玉盆玉毬之布列楊妃粉紅者千葉順聖淺紫者大葩豈在多乎聊復爾耳人生能幾百歲調強作於千年花開便是重陽香豈衰於一夜拖筇曳舄挈榼提壺奚擇乎清聖濁賢奚分乎彼賓此主餐夕英如靈均叟心漱楚騷愛寒華如淵明翁眼空晉俗或圍碁而開局面或彈琴而寫古音氣昌則吟洗每恨無錢之句調高則口和多情破帽之詞有蒲團可以供醉眠有桐魚可以節歡舞相與樂此能無從乎牧之插滿頭歸誰肯灑落暉之淚魏公不羞容淡要同收晚節之香故茲檄聞幸以簪盞丁丑九月日檄

又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三十四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伏以須菊花滿插要酬佳節之難逢把茱萸細看曾問明年之誰健忽焉今日又是重陽有前屢歲之成規用後一日而爲醪其羞俎豆以從樽疊時復一中之庶免明月清風之笑人生行樂耳長記丹崖青壁之遊茲檄星馳如約雲集戊寅九月日檄

謝解啟

寶祐三年乙卯十月一日

門生鄉貢進士陳某 右某啟伏覩使府九月十二日揭曉叨預薦名者伏以鳳綵春頰喚起功名之念鸚書秋送獲陳詞賦之科果誰主張有此僥倖竊以聲律之學器識所充雖鋪張之體因今亦惟鳴道自選舉之法非古猶足觀人奈何尙氣骨者易失之蟲拘繩尺者每流於弱天下誦在鎔賦能幾希文夷狄呼長嘯公不多范老挽回前作正賴後來第如某者骨相郊寒性姿參魯鄉鄰相目頗知弓子之爲箕塲屋驚心殆類竿門之鼓瑟因束書於湖海將問道於雲霄闔要家而巧顏情底難藍袖指戎幕而寄名氏便可鵬冠然念受口父師立身天地昂然當如獨鶴潔不可便詭而或獲十禽得亦猶失茲遇詔歲來歸故鄉崢嶸折桂之癡掀舞蹈槐之勇八吟

雖苦愧無五色日之長一鳴而驚忽借九萬風之便靖言至此夫豈偶然茲蓋恭遇某官馳驅聖賢湛酣今古挈程周正心之印以覺昏蒙任羊杜方面之權而先教化遂使雕蟲之陋亦叨勸駕之榮某敢不益自激昂思所報稱由科目而進幸途轍之方開以道義自將尙門牆之不辱寸丹如炳點墨非誣謹具啟事躬詣塔墀趨謝伏惟台茲俯賜鑒念不備謹啓

十月日生鄉貢進士陳某啓

答口宰招鹿鳴宴啓

藐然末薦知百里之有天戒以初筵愧一寒之非地手捧書魚之寵心馳笙鹿之榮退被冠裳進陪樽俎春風借使備采及於非葑他日歸恩皆種成於桃李

謝浙漕提領趙右選與辟二石橋酒庫啟

檄留京輦幸逢膚使之建臺剡上公車俾與屬封之分局本無一日之舊俄有二天之新誰能挈提如此特達竊惟王畿轉輸之寄實兼酒所提領之權庫務凡六十餘雖張官而置吏課額以千萬口易施奪而爭民故析微利者類傷仁而張高談者多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三十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廢事必有精羸一貫之學斯亨道誼隨試之功故凡任人尤在得士某山癯不韻書癖無奇俛仰兩閒知此身之爲貴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正宜入密以修心未免爲貧而干祿幸託誦弦之所濫司衿佩之盟游泳其中雲與飛而方化數學之際日加益而不知忽公牒之有嚴俾遺書之汝訪不覺久旋於蟻磨似難再顧於菟裘豈食魚而必魴不可則止將舍烏而弋鵠吾誰適從敢圖當世之福星冒借孤宗之道地拔之黍谷俾以糟邱是乃生死肉骨之恩安暇本來面目之問況文章如黃魯直猶屑坐曹而學問如劉道原且甘典務今以謬庸而叨此豈其機會之偶然茲蓋恭遇某官光襲殿蘭清標坡菊規模軒豁一身爲世之龍門造化斡旋隻手活人之鮪轍以至於盆盎塵埃之役亦取諸詩書糟粕之餘某敢不心抱獨醒德御既醉陳執中監慶州之酒實修程趙文子舉築庫之才尙微終惠拳拳歸倚續續摩編

祭姊丈童慶純文

維年月日春弟陳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處士童慶純姊夫之靈曰吁嗟

乎君而死葬日薄矣口口口母端平三禩而我先君遊二千里我罹斯艱哭不能起君心於我可念謂家不棄爰挈其孥提囊負笥其來僕僕甚勞弗弛六年之久口口口志昔我有慮受齧於水母時未病材料圖徙中道而病病死誰理君傷而集其事維網維紀維我之姊維奔維走維君子女棟宇斯成風雨攸芘我居獨學無侶君方攜子於伴之俟我思游從君曰來止鐙火飲食勞心休爾愛之至也教之則備何子何我以一等視昔我先君爲我擇配必儒之門匪儒則置君親執柯媒以契是鳳皇歸占君之猶子之子于歸執我轡篚匪德於私先君之慰吁嗟乎世之人知愛其子孰知其他知營其居孰知其餘子當愛育及人者孰子當婚娶孰人之顧有義於一孰備於四君之於我四義則備我昔父母以子妻君謂君爲義我幼已聞始惟聞之乃終身之舉此四義凡百可知我意君壽與君周旋年僅六十云胡不延君之二男是書是賴君之二女亦既長男大尙可期女當有歸我姊既老我分相宜不曰不才厥惟志哉言有窮也有無窮哀乃復哀之以詞曰桂酒兮芳馨殺核旅兮口口口口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二十六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口口進進退退之去兮何之歎我奠兮尙來歸歸來歸來兮恍猶見而終非懷義我之深兮耿欲報之無期涕疾下而淋衣兮仁吞聲而迴思人之生而固有死兮嗟無憾其幾希獨青昏而不羈兮九萬里而風飛駕重湖而沂西江兮鷗鷺狎而忘機淮洶口其拍枕兮眇浙水之東西冉冉其告奠兮口口口驚回問田園而失笑兮眷邱隴而歎歎子參差以讀書口口此志而何爲慨雪堂之風流兮規一室而與之名紛萬口之過箭兮倒壺觴而獨清生死寄之醒醉兮孰死而孰生迨其死之不復兮乃知其醉不復醒翕忽而飄蕩兮固不自知夫前日之有形奈彼南山與亭亭

祭童氏姊文

維景定四年歲次癸亥十月戊申朔越二十有三日庚午弟迪功郎持差監提領江淮鹽茶所蕪湖茶局兼準備差遣陳某敢昭告於亡姊陳氏再十七夫人之靈嗚呼吾忍哭吾姊十歲而哭兄十有五而哭次姊獨吾姊見吾五十歲今又哭之矣吾喪父母吾兩娶妻吾爲貧奔走出入扶持之經紀之勞苦撫摩之有吾姊也及吾僥倖

一官馳逐寸祿豈不欲奉吾姊而行而廬陵而口口而當塗皆去鄉阻遠而吾姊且日以衰不可遠出猶謂自今謀闕浙東舟楫所便雖甚衰亦可迎侍天乎吾志未遂吾姊已病矣夏五鄭明回謂甚革吾甚憂孟秋得便中書則謂病少閒吾又喜至九月十五陳用回乃以計告嗚呼吾忍哭吾姊之計乎兄弟姊妹四人今獨吾未死吾年已至此且衰而病吾在世尚有幾年死而有知相見固自不遠未死之前未見之心尙能以言宣哉況其在千里之外哉謹告

祭知饒州唐忠介公文

名震字子華一字景實越之曠縣人

維宋德祐元年歲次乙亥七月庚午朔越二十有二日辛卯契生某致祭於故判府節制待制忠介唐公之靈曰嗚呼公得其死矣嗚呼公得其死矣人莫難於死死於封疆則忠在社稷義塞天地可以作一時之忠烈勸萬世之臣子公之平生此學此志方番易之弄印詔起公於田里不以我爲不肖謀出處之大致我贊公以必行公以時而強起時內子之臥病亦奚暇於療視與病登舟以至於蘭溪之涘便信西來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三十七

丹山亦水滄天
剡曲草堂印行

苦語竟紙曾此書之幾日而以其計至禍患忽其相仍胸四郊之多壘口氛漲而越江懷孤城之和墜彼哉奸權借以殺士痛乎天而杳邈并要區而俱弁忍一旅之弗援斬一節而弗忌愛莫助之我猶痛哭而已有遺書而靡倦以堅守而自誓從容就義一語真可對越無愧彼望風竄降者豈其人類況難兄之相從竟同盡而無貳是又可以去可以不去而義死於此世方瀾倒而波頽乃有如此之同氣公今從真泉地下遊吾儕之苟延日暮者未知所底胡怪誕恣睢尙欲肆其詆毀是不知世間之羞恥幸一孤之有託庶無憾於後世倘我死之或遲尙維持其一二興言黨斯者有不盡意翩然雙旆慘其陟履古道之人歔歔流涕矧我異姓兄弟之情當何如其病淚遮道哭公幾若有避緘詞渡江茫茫雲水

祭趙景文文

必昌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三十日辛巳甥具官陳某謹致奠於前鄂州教授從事趙君之靈嗚呼哀哉鷄酒之奠今日何日孰料其爲君設耶君年方中壽平生

未嘗病而竟不起耶君舍優解褐入任而仕不及一日之祿君避世廬墓西山而苟焉無卒歲堂有垂九十之母室有未四十之妻男之長者猶未能應門而幼者三皆未能學所以學女之長者僅使之有家而幼者四皆未知所以歸目前已可憂來者又可既君而可忍於死耶然命也在天君亦無如之何也已人之有生莫不有死得其死則雖死如生予於君感疾而問焉坐而談笑者終日尊酒相與如平時猶以詩文相諗其可否及君之疾病而問焉顏色雖若變異氣息雖若促急猶未自悲其將死越三日而訃音告聞之於卻藥之時屬續之際道生前所遺者甚悉付身後所嗣者甚長片言不亂一汗而歿尹師魯之略無戚色張橫渠所謂吾甯其得之矣夫復何憾而余則有憾焉予之娶乃其妹而禮之之過有如是余之業劣於兄而聽之之敬有如斯世道不古鏗籟成風口以下人虛以進學雖老而未涯也而死矣而葬有日矣此予之有憾非無從而哭之不知其有慟也予生已八十一息不續則魂無不之也上下四方當有相從時也尙歆予此奠哉

剡源鄉志

卷十七

祭內兄

三十八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祭內兄舒通叟

律太博文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五日丙戌內弟其官陳某謹以雞酒之奠致奠於內兄前太學博士舒公之靈嗚呼兄於爲己也一敬自持於與人也一真不欺於宗族也有義焉而不可干以私於鄉曲也有情焉而不可挽以隨是以行足以表文足以師於家塾則戶屢常滿於太學則解褐優爲達而仕宦任內外凡更六七凜然有冰檠之操穹而山林享康甯閱二十載挺然有松柏之姿人生有一於此亦非易得兄而衆善兼備視世人爲幾希人生七十已爲希有兄而壽八十有一於天命而無虧居常欸接歎美及之兄愀焉爲之攢眉謂吾晚而入仕錄不及養而血泣於罔極之思謂吾同氣者四乃獨後死而垂老受諸孤之遺吾年既耄所賴一兒兒亦克家不墜詩書奄然天喪痛何以支吾有長女積病成癡所恃者母以食以衣母又衰病顧恤者誰弱而未冠之姪未必能應門戶幼而未教之孫未必能紹裘箕荒江之濱孤處之屋既無一遷而何以安其危多菜之鄉數畝之田既粥其半而何以贍其飢

汝以爲吾之心其樂其悲余泯默而不答付哽咽於一歎余於夏五閒見其食淡微過嘗告兄以謹節而養其脾兄則曰吾於一病之後猶健嗜其甘肥至季秋而再感察其色色之異則憂其藥石而醫治而兄方命其左右掖而出南窗之下置酒煑餅詳及其遺規斂必純於布而寸帛不施葬必於商家之山而他非所窺事辦既葬不必泥流俗之妄推是又見其治命了了不亂意於少閒之期而竟不獲起訃音隨駛聞之病革了無他辭惟戒家人以約余一面切切焉惟恐其遲遲越三日而莫余告竟齋志而爲九泉之歸豈其欲言不過疇昔之所聞抑有未盡之言而非余所知然生前身後人也有天亦曰委之天而奚疑嗚呼余之無良不及屬候其繼雖自咎而何追而今而後溪山之雖阻歲月之如飛精神之已耗筋力之已非苟尙可以還可以往可以綱可以維免強自力其何庶幾姑曰死而後已而苟延其能幾時其聽予言舉此一危尙享

前妻童氏墓表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三十九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奉化陳必大先生妻童氏諱尙柔字子敬同邑進士居善之女生於嘉定丙子閏月已酉年二十有六而歸余淳祐壬子生男後一日卒實十二月乙亥得年三十有七子男一四日而不育女四婉閨清兒兒玉皆不期而殞家北一里許乾山引臂直鄭隩西秀勢結束可愛君嘗指其左偏謂余曰異日宜於此同穴寶祐甲寅正月壬午以其柩窆從夙言也君婉而正敏而靜父以經學師一鄉母爲忠肅陳公之孫有懿則君周旋禮詩中習與性成君之黨與余有連先妣早識君愛之言於先子先妣歿先子以其意且再世交遊契因爲請婚既歸事舅孝敬以不逮姑爲恨相春秋之事親滌濯羞簋簋勞極勿懈處貧以禮閨房閒甚相諧熙每聽余讀書歷耳了其大義頗閑筆札不輕一字於外余多遠遊持家條理先子寢疾時病產未信宿力起奉湯藥儻粥食不時夜不解帶殆五旬君素弱由是益多疾病輒難療遂以夭折嗚呼先子垂殆目予曰汝妻善事我必善汝助承我宗事其無憾君之垂歿曰吾病不可爲矣遺子以男庶有不亡者天平君遵先余逝未斂男亦亡既不能使君壽又無以慰

君後繁余無良忝先子所命尙忍言哉及葬刻其概墓上

董應之墓銘

馬少游稱士生一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不求苦盈餘鄉里稱善人斯可矣予嘗歎服斯語而於里之人得藥窗董君焉君諱天麟字應之性穎悟氣爽豁讀書有根據爲文若不經意而脈髓聯潤枝葉條鬯早歲從遊及見講老文憲時爲晚後鋪說見者心悚每大比咳唾所沾者多遇而已輒黜或歎噴之其自處則泰然安居素貧樂與朋舊接杯酒筋羹溪山勝處留連嘯詠明日事不暇問也中年多病閱岐黃書有得故自號曰藥窗景定辛酉之十月己卯忽寢疾呼家人曰時至矣無以藥擾我遂歿生於淳熙乙巳得年七十有七曾祖口祖口父口娶吳繼潘子男二子龍先三年卒予龍後三年亦卒女適某孫男衍道於菴余視君父執君折輩下交相得甚深非流俗詡詡笑語者比衍道將以咸淳己巳八月壬寅奉柩葬於靈石寺東之山來請銘銘曰學之博心之綽身之約壽之獲嗚呼善人不可作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十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陳次賈墓誌銘

古之觀人以實不徒名也科目興豔於名而實斯病觀者感也余今而得陳君策次賈科目所不能籠其爭出我門下皆當世大口亦可敬也夫君早悟受業於劉忠公漢弼經兼賦眇場屋子試輒過衡文者以時見黜人爲茹屈而不自芥蒂志益廣氣益昌世學如尤公煩忠孝如趙公葵器量如二吳公淵潛相從二十年嗣而李公曾不露聲聞自休回顧俯仰局促皇皇焉競瑣瑣大有逕庭若其由西事論功授武級積階至訓武郎歷任居多非其本意略而不述君平生襟宇夷曠灑落出則江淮荆蜀何勝不擅歸而於其里面山結屋扁曰不礙雲山自號南墅天景參會筆力化捷片語隻字落紙好事者手之惟恐後眼空天下不以狹我鄉曲交際間無貴賤毫穉各得其歡晚從江閩辟長議論未幾以病歿生慶元庚申至咸淳甲戌得年七十有五是年旅隴東還八月庚申封於上管雙溪之阡其先自剡徙上虞曾祖陞祖原父大享世隱居藥婁徐趙貝氏皆先卒子男二人長自次特立孫男六人似翁卽翁父

翁興翁桂翁口口孫女六余知君者也死而葬且久其子自書來曰自不孝之父墓未銘非子誰屬嗚呼予於其死者葬年耄道阻廢禮莫贖今於請銘而辭如知生之義何乃銘銘曰不拘拘於售名而名之歸也誰爭不屑屑於行志而志之得也自亨傲睨乎軒冕之豔游戲乎翰墨之清擅光景口消息口湖海以死生有下馬於雙溪之塋請觀斯銘

馬千里墓誌銘

余夙遊越道四明山中知有馬千里以儒名久矣他日曳衰者踵門手刺曰馬行可入而叩之卽千里之子也拜且泣曰先君歿已八年故猶在殯今將襄事非得當世君子一言賁其坎孤爲不孝敢不量疏遠冒以請余念人之子能爲父乞銘關世教爲大矧余昔所聞名亦非漠然無從乃關所狀而書其可君諱之驥千里其字也會祖祖父世力負耒負長者稱所居萬峰抱翠水清土渥秀而生君果崛奮銳於親師取友涉經史穎悟有得氣峯嶽無時世妝詔歲入塲屋衡文者類落落試輒黜曰是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有命焉要不在我暇日景物逢迎長歌短詠不以律自狹放乎游戲皆具天趣鄉望孫公戎監府卿伯季廷魁方公授口余之進甚洽山棚盜弄井里懷有魚肉憂仗義剪滌事既畢泊如也若未嘗親其難者而人德其勇晚年揮手風埃黃雞白酒青鞵布韞與援鶴爾汝綽綽有餘樂俄寢疾精神如常諸孤在前命易簣而纒已屬矣庶幾達於生死之際生於辛巳四月十七日卒於丁亥七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長卽行可次立可載可女一適里士卓孫男女行可等於甲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柩窆於王口隩乾山之原嗟乎世遠道散死而可書者幾希有善於彼皆足爲方來勸其可不銘銘曰志足以自拔而名之嗇也奚愧氣足以自任而義之比也奚議我銘其墓尙百世之後信於其里也

吳誼甫墓誌銘

古道遠人心浮都善譽者幾希聞有一焉則心識之不忘越之餘姚吳君誼甫其人也閒而有子挺曳衰袖狀踵門曰挺不孝吾父死矣非得當世君子銘無以葬先與

前忠介唐公震前太史黃公震爲三友唐公旣爲先祖銘其墓黃公又爲吾父表其義二公云亡惟先生在敢徵其所以敬請余審其父之口感其子之言奚辭焉乃書誼甫諱自然曾祖松年祖口父一之迪功郎君生於嘉定癸酉八月癸巳蚤從前中書高公夢月游敏學多文淳祐己酉薦於漕上春官不利卽退處自號雁峯隱人日與朋舊觴吟盤礴家世出粟賑鄉井推而廣之益力黃公子庚臺上其事於廟立坊曰高義丙子鄉鄰盜起隻手扞衛境內賴之安歲丁亥杭越民病貴羅空所積平其直先率之瘠捐以甦省府之錄用儒流之狀舉人所歆豔君揮手謝去曰吾行吾志而已豈藉此爲捷徑耶邑庠舊窄偃夫子殿亦未稱君曰教化所自出因陋就簡非所以尊本乃規乃度輪奐聿新浩廢已出不計也前尙書王公應麟喜而記其事此皆平生大概君介直而出以謙和寬博而行以勇決事親孝居家肅待宗族親故鄉鄰皆得其情老而視聽聰明步履輕強他日燕坐笑語如常俄而脩然而逝其有得於壽終者如此時乙未十有二月癸亥也享年八十有三娶朱氏先八年卒子男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十二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長垓前承信郎監呂城鎮蚤卒埏女一適忠介公之子篋孫男三鏞鑰同祖女七長適前紹武守陳公煥之孫次許適史忠定越王之元孫暉孫餘尙幼曾孫男三洧灝濬將以丙申十一月甲申奉柩附窆於鳳亭鄉雙鳳山祖墳之原銘曰有鄉里焉惟已之視有子孫焉維心之寄維壽之豐造物之公豈其偶然一笑而終雙山之原有崇其土過者式之是爲高義坊吳君之墓

三石隄水疏

伏以廬居族處莫如三石之浩繁雨橫風狂其奈一溪之衝突洪濤拍岸濁浪排空官途旣已全虧民居尤其可慮何待患於日後當知害於目前倘非爲吾魚之先憂誰能必爾羊之不舞是用大爲隄障庶各保口安全七八月閒集幾千工見幾而作數百餘家無二三志不日而成請便揮毫告毋靳色謹疏

代檢林祠誦蓮經榜

三界二十八天至華藏人人有緣六歲九千餘言是蓮經字字說法雖云色卽是空

空卽是色須知因生於果果生於因善男子善女人如能信向諸口佛諸菩薩便放光明我等住古榆林自要做小天竺念念西方極樂國不廢晨香夕鏡口口南無無上尊以報暖衣飽食謂此大乘七卷將以普度衆生汎掃當地神祠會集如雲社友琅函貝葉妙莊嚴日月交輝寶殿龍宮滿虛空神通變現頓足投體而勸喜拳擎合掌以皈依湧梵潮之合音樹甘露之同味禮紫金像也只禮得虛皮見白毫光方是見得本相直截向上莫要回頭坐中必有信人噴花香於暗誦林口豈無仙叟出茅菴而諦聽大開清淨道場不可思議功德如是如是善哉善哉好事莫做閑事看今年更有明年在今我此衆的自靈山上結會將來所以者何要從法海中淘洗得出云

代里社祈雨疏

伏以田祖奏功在交秋之得雨旱魃爲虐兼旬日以望霓雖同里之中無所不求而從天之下未之敢應平疇白穗猶間有於青苗高阜黃埃幾盡歸於焦葉農時失今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十三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而何及民命非食以奚資嗟我羣生危於一髮是用哀籲呈天后土徧禱名山大川延請龍神皈依佛界靈感於虛空之上豈忍忽然變化於俄頃之間本無難者仰祈聰聽俯鑒血忱掣電轟雷驅如焚之毒暑興雲吐霧沛普濟之甘霖庶有西成共歌上熟

桂峯課會檄

竊以功名分內事敢辭桑硯之磨富貴學中來當效祖鞭之著鐵基有素機會又新欲諧攜手之歡須斷同心之利身慚丁白何時膺三接之榮指數槐黃此去僅一歲之隔正宜勉力莫待臨期況麗則之技術難窮而妝點之功夫無盡詎可人自爲師家自爲學要在得則相善失則相規俾盡所長各言爾志白雪陽春人皆得句高山流水行遇知音毋獨擅其己能冀相忘於下問其來漸矣聲名盛同里之揚以數考之事業應吾儕之奮自今以始願締其盟

示諸生榜

人之爲學實則名存矣不實而祈名可乎今之科舉實而失之者有之無失也不實

而得之者有之非得也然則名在乎實科舉顧能爲之得失哉而科舉亦豈爲無實者設哉槐黃咫尺爲學者盍亦懔懔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某不敏與諸生交敢以此爲勉亦自勉也年月日陳某示

四子名說

吾四男子一母所出而稟氣不同吉初吾欲其潛而有本也名以深字汝資麟兒吾欲其疏而有歸也名以淪字汝海都兒吾於其明而有信也名以洵字汝都朝兒吾欲其正而有守也名以湜字汝沚吾老矣汝等懋之尙觀厥成德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書於天府之芙蓉堂

名女洸字汝玉說

吾女洸字汝玉而告其義洸水有光也光發於外何如自晦况婦人乎然晦非徒晦厚其所養重其所有溫溫然如玉是之謂德故以汝玉勉之今筭矣將有行也於所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四十四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當盡者其自玉哉歲甲申中秋日書於本堂

名竺果孫說

笠稷堯佐吾內表姪也戊子長至余過其家揖坐既抱其子前曰今年九月得男是爲嫡長未名敢以請吾謂季秋之月作易聖人配卦以剡五陰下進獨上一陽碩果不食因爲名曰果孫義取諸果果中有仁人猶果也仁非外鑠我有能性其性則仁在是家之傳在是吾幼常隨吾母歸甯立外大父下挹其貌頽然以重聽其言煖然以厚老成典刑擅稱鄉曲嗣而吾舅善以樂內文以彪外鏗薄事不到口表弟少博益以涵煦家族閭里無閒言有子如堯佐又將世濟其美如嘉木焉百年封植生意充拓而枝而葉而苞而實而果孫以生世道不古人心日漓再世其德者已不多見况欲三世四世以至五世而不替厥初其幾何家自外大父以上其積亦既深遠自外大父以降至果孫又五世矣且少博與堯佐本根之方勤而未艾外家之有後其可涯耶然果存於剡剡窮上而爲坤其幾甚危守以靜固以密以復其本則陽不至

於熄而仁脈無間斷或者他之者衆搏之者烈吾爲此幾懼子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亦易之果之義乎果孫幸有知常以此說保毓其性以世其仁堯佐責也此外吾亦何言哉遺耄某書

名慈孫說

姪孫楫贅于母家慈溪桂氏壬辰十有一月二十二日得男來請名予謂慈名溪因漢董孝子也汝之子生於彼名以慈孫爲宜若曰名不以山川而余特取其慈之一字無戾於古慈之義甚大愛之異名仁之推也孝於親弟於長睦於宗族和於鄉黨鄰里等之而上皆不外乎此汝其咳而名之進而心求之而蒙養之又進而及能言則以意開喻之由是而進進以至於入小學入大學不失其教則慈不可勝用矣不則長而悖逆而悍戾而放僻邪侈豈其赤子之心不知教之過也謹毋謂襁褓中未有知未受教姑有待然則古之人至於胎教者又如何汝其領斯言使其子毋辱予之命名亦可不忘慈溪外家之意昭陽大荒落孟春吉日八十歲伯祖書於本堂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四十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名族曾孫芸生說

芸生吾曾姪孫也生於癸巳仲冬之廿一日今歲一周流俗試周有具初手取一筆次取硯墨次取書冊數本吾爲之喜姪孫柎因而請名其子吾曰是月也一陽生月令所記芸始生之時芸香草也而逢陽則茁柎娶於屠一索而得男此吾兄願齋之曾長孫仁脈方開其生生而來可既哉此兒異日於芸香中別蠶益爲吾族增氣醉而書皆醒語敬之敬之歲甲午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分

史居甫字說

里史氏子弟林立有辰孫居甫者因其師張子華來見其貌也和其言也謹從容閒以字說請余余念其外世俗而獨求於山林之耄殆亦有見焉乃迎其機告之曰人與萬物並生而與物異所居者大也其大無外歛之在方寸古聖賢於人心天理所據依之地深切著明皆因其所自有範其所勿失而已有出於是放心逐物如忘鄉曲棄室家望洋迷途終其身而不知反可懼也况子生於世閱耳目之接身心之溺

自立爲尤難而字之曰居豈徒字也哉要不可不擇所居以稱斯義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固有自次第然學何從入亦曰主心以敬敬則勤不則怠敬則思不則罔敬則新而又新不則狃於錮習於昏苟於止而已昔呂原明司馬公韓持國諸君子知有學業當自力不知世祿爲自足故家之後賢於此者幾希彼何人予何人有爲亦若是若諉曰予何敢望是爲自畔其廣居非予所以待子之意矍然拱而指曰諾余喜焉就書以爲說歲旃蒙協洽人日嵩溪遺耄陳某書

名女冲字汝和說

吾幼女冲既笄而語之曰汝知冲之義乎陰陽旁薄人因以生坤道成女坤屬陰陰之氣易偏偏則方則執則沈滯惟融明溫柔者爲得故以冲名汝而和其冲之暢也故字以汝和其在父母家怡怡愉愉不見聲色從夫則事尊章不弛勞處娣娣不敵耦待宗族姻黨與凡內之織悉酬應嗃嗃而諧熙安安而飾厲於女道婦德其庶乎彼而苟而隨而輒媚則非吾所謂和者又不可不察汝其服膺吾訓哉孟秋日書於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十六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本堂

名外孫黃玠字孟成說

外孫黃相兒生而留吾家尙幼一日拜而請易名曰將以範其終身也吾喜其凝重而有志因以玠名之天下之物莫粹於玉玉而爲器皆可寶而況於玠玠大圭也其爲寶又非他比然非琢非磨則徒璞而已故莫難於成惟人亦然乃字之以孟成蓋氣之性天然之性存焉生知以上不容說下此則在乎善反之與不善反之而賢不肖以分此幾甚危其自今就其姿而力於學哉汝家雖約經子史至於凡有關於學者有汝曾大父太史編校手澤在歸而求之有餘師也他日有目而指之曰黃孟成今足以爲玠矣庶爲世其德而無忝汝所生本堂老人書

名女清字汝則說

女清生於吾宰曠時邑之堂曰琴清就咳而名其乳及笄易名清而語以其義清者人之賢德然清則易激激則多矯清則易察察則多刻是故清不徒清淳涵之斟酌

之則在清猶水也水不可不防防猶則也故經有內則焉凡所當盡者纖悉畢具在室則當受訓於父母有家則當質正於其夫庶可免於過愆是吾望也因字以汝則越此則非人矣其毋忽老父八十三歲書於本堂

名幼子泌字汝泉說

天下之大水皆自泉而來非出於泉者潢潦而已幼子及冠易名曰泌泌喻水之泉也因字汝泉而申其義吾晚年得泌欲身教之而倦於老欲延師而貧無其資童卯周旋於書冊琴瑟之間頗自知向學稍長察其志殆欲自立而不隨者甘受和白受采庶乎有受學之質然方來正可懼也故易於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程子傳之曰觀其出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吁至矣吾又何言泌其勉之哉敬之哉老父八十四歲書於本堂

池州青陽縣方氏義門序

杜祁公宗譜自三代以來千餘歲不絕中更世變散而之四方萬里終不免有如路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十七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人者勢也而推其本末猶幸其有譜在然欲其休戚死生聚而親之於一門之內如唐張公藝家九世同居已不可得今青陽方氏義門十有一世長幼數百口疏猶密遠猶近以骨肉相依藹然三代之風自時厥後以意氣融脈絡以詩禮存規矩雖百世可也余聞之不覺望風下拜況其子孫當何如其爲心苟有狂惑越此門限必有執家法爲赤幟以號召之者而上之人亦當有以綱維而檢梃之其於世道不爲無補

送甥黃正孫入越序

余與之越公黃太史震爲金石交以其女妻其孫正孫貧而苦學年幾壯矣而母老不敢遠遊今將近而入越請一言以贈余謂士之始生也設桑弧蓬矢於門以射天地四方所以期待者固以其非家食之身也及其學優而仕仕固非分外事然仕固可求乎夫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夫固知其不可求矣而與其徒轍環天下老而後已又何爲而然哉吾乃知夫子之所以求其

諸異乎人之求吾惟求諸己人將求諸我不求之求亦曰有遇而已而終亦無遇是則有命焉况乎世降而今耳目所接聲勢震撼豪奪掀舞栖栖章甫縫掖欲於此翼其或者貴玉璞市駿骨吾斯之未信泰山孫明復遠遊唯陽雖范文正公亦疑之詰之知其有母老無以養然後信其非乞客王元之之子嘉祐人皆目爲愚騷唯寇萊公知其有深識遠慮時無寇范二大老吾恐如明復嘉祐亦難乎其遇今汝不之東不之南獨問道於越之越公交天下士於越爲多江空歲晚爲吾黨龍門尙有碩果者在汝行矣他日來歸知所遇者某人某人當與余心相符則相與贊慶其之越公之有賢故人而其孫得有所遇鵬而風龍而雲相從之樂其有涯雅

贈甥胡幼文還侍序

人之子男女一也女以事人所重無二統故移其重父母者重夫家夫然則託其女可忽諸世道降人心漓以子女爲徇勢利之物於壻乎何擇予心惻焉不敢以女輕擲其擇壻也甯過於時之遲甯失之地之遠意有所契不占而孚吾壻胡幼文德華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十八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甫也吾於其父制機公爲丙辰同袍生相與追從忘形骸見肺肝所以暢洽有口不能言者旣而萍雲聚散二十年後各歸故山了向平家事公以其子請婚吾亦因其父知其子可妻而妻之以女清而知其得所託矣惟是敏而能勤直而不肆與吾諸子接切磋琢磨必盡心焉殆春風時雨中而有法家拂士在其有益於吾門固如此吾初所望其庶乎無憾於其來也叙以贈其還陳某八十三歲書於交翠窗

代弟蒞梅書序

余平生愛梅詠之不足又寓之畫出以示客客曰林君復楊補之各長其一子而欲兼之歟予曰不然疏影橫枝之筆卽無聲詩浮動暗香之吟卽有聲畫畫自畫詩自詩邪予嘗風雪傍水月與花相忘與花俱化且不知梅之爲我我之爲梅畫之爲詩詩之爲畫又安知君復之非補之補之之非君復哉客不復對於是乎書

資福廟記

陳觀

古之長民者生能保其民社死能廟食其地者代不多見惟宋之謝鳳唐之陸明允

有祠在吾邑陸侯既受褒封謝公之名稱未易非闕歟余按古鄆志謂公名鳳卽昔康樂侯謝靈運子也嘗宰鄆有功德於民至今祠之鄆卽今之奉化秦爲會稽屬邑至唐開元二十六年始改今名公爲令時嘗作方勝碑溉民田五千餘畝又於碑北作橋以濟不通舊名謝鳳橋紹興間以慶登易之古有生祠在碑南政和八年令周因徙今所公爲政寬平務施仁惠爲神止直屢彰靈異凡水旱癘疫必禱焉嘉定八年有飛蝗蔽空而來民禱于神忽暴風疾雨驅之出境乃不害稼紹定元年大水漂廬舍囓惠政橋陷龍津館民籲神求援水不爲害嘉熙三年夏旱首種不入民禱輒雨咸淳二年夏作淫雨六七月之間旱禾盡槁民就祠禱之雨暘時若元大德丁未天災流行時境內無虞至大戊申歲大饑劍南有米舟至埭亭云有人招之問之則謝其姓而鳳其名民不請中瘠者神之賜也若此者衆不能盡述州之父老具其事來請記余聞怪力亂神聖人不語禦災捍患禮經所載今觀謝公之靈應如此固當登之石章以貽後世不可使之泯滅無聞也梁竦謂生當封侯死當廟食韓昌黎謂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四一九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柳子厚生當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自古皆然不知謂謝公之事涉於虛誕也公非欲廟食也非欲驚動禍福也而人自祠之吾邦之人蓋謂公嘗殺粟我矣衣被我矣又嘗保障我矣雖欲不祠安得而不祠其歿而爲神則眷戀於是邦也審矣於是而尸祝之則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故其感應之妙如影響之答形聲其有功德爲何如哉昔周因能徙其廟而不能請其封號可慨也已後之人倘能數其事之本末而請於朝則神必能禦災捍患而報其上矣豈可謂神怪而不語哉故書其事於石延祐改元九月五日記

奉化州重建公宇記

奉化於明爲望山海風物之殊衣冠閭閻之盛自爲縣時前人紀述備矣然土瘠而民儉食於耕地阻而四方不甚通於貨治者雖謂其難而亦存乎其人也比年民數登進爲州官吏品秩以次俱升獨蒞事所因循猶舊歲久漸弗支皇慶壬子達魯花赤木入剡公之來顧而歎曰縣之爲州雖征賦所不增土地所不闢而今之視昔雖

以槩論司存不壯麗難以示觀瞻既而耆年士民不謀同辭乃諭諸同僚上之統府上下胥悅鳩堅蒐良凡木植之可致者必厚直以口屋廬之願售者必倍價以償工匠之勞夫丁之募皆日有給始於癸丑三月爲廳爲軒爲佐幕爲賓榮畫諾有堂宴息有室不日皆成譙門吏廡犴狴垣墉次第具舉體制宏敞輪奐翬飛儼然千里之郡矣邦人欲頌公之德紀公之績舍儒者其誰與余不獲辭竊謂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事有非一朝一夕之可集亦非一手一足之能爲其事豈易易惟公於民得之也有素使之也有道平時律已廉持心恕牘不輕署卒不輒發不施鞭而賦自辦不假筆而辭自服兩造在庭事輕者釋之以理使不戾其和氣重者得其情而勿喜凡此皆所以作其遜讓之風道其君子長者之歸故是役也人之趨之如子弟之從其父兄聞者樂於勸役者忘其勞猗歟美哉今之仕也耳目聰明不能周於簿書期會何暇他及亦有苟焉歲月視爲傳舍不能一日葺甯有不愧於公若公之材試於一州者特出其緒餘吾知其去是而黼黻帝室柱石明堂有非此邦之士民所得私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者矣同寅協恭實相斯舉敬書於石

崇福寺記

邑境內多山龍從四合或掖江而左行委蛇低昂不知幾里許益東而背邑側出如神虬驤首而卻走至是清峭秀整蒼鬱夔異崇岡長嶺下接修陸踰嶺而北行林麓間原隰高下彌望平衍廬落井井人境幽迥雖無窮崖絕壁奇偉之觀天然勝狀軒豁呈露固宜爲瞿曇氏卓錫之地也民家其陰居相宜故以南山名院創於邑僧志旻宋淳祐中旻過是山而愛之雨中風笠雖去不忘既而與土人謀而協乃得地築環堵之室勺飲孟飯以待過客有自邑遵陸遊海以北暮夜如歸遂名曰南山接待咸淳初年衆請更今額使傳以甲乙於是旻師罄衣孟之資始廣其居薈刈開拓乃址乃構至元辛巳建法堂甲午又建山門而旻耄矣旻之徒元戒戒之徒元淨淨之徒一筆筆機械精敏通理習事獨銳以繼述爲己任徒弟大森等克相甚勤大德辛巳大殿成未幾方丈又成廡廡寮敍帑瘡庖瀾以次皆成殫用極力工善材良瓦甍

塗墜黝望丹碧靡不周悉金像儼然龍天環拱鐘鼓鏗如百爾器備迄成大莊殿工興於辛巳落成於至大辛亥前後歷二十年高翬飛宇雲矗星麗固旻即經始之力實筮堅忍乃心篤志不懈盡斥其私帑弗愆而成若是於呼亦難能也已阮始有田百五十畝元戒增置八十畝筆又慮功德未完節已用之餘置八十畝并續置田備修造之需以畝計贏二百有奇蓋經久之規也余昔自山中過之諗其顛末因念釋流塔廟之盛山林形勢率皆名監豈佛者擇地而止抑地必有待而興耶亦由其徒愿力堅忍而然耳天恩洋溢無遠弗屆誠能如師積累歲之勤彼創此因以成一方崇信歸根之所續用亦不細矣書曰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師今克念厥紹多於前功則世世相承有弊必葺以迓續於無窮者其不在後之人乎師曰然請書諸石以示來者遂書以爲記

剡源九曲圖記

元陳沅

州西五十里而遙有鄉曰剡源以其界於越之剡縣也梁開平閒雖析剡而爲新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源草堂印行

實剡之故壤所以謂之剡源其支濫觴於九雷巖谷中透迤曲折貫穿羣岫水一曲而爲六詔晉右將軍王公逸少隱居其閒詔六下而不起地由是名後人爲之立廟有硯石存焉二曲爲蹕駐乃與黃沙水會舊傳錢忠懿王嘗蒞其地今亦廟食其所蹕駐之名自茲始高僧大川濟實生其中德行具如僧傳東迤北滙爲兩湖蒼崖壁立石林棋布有石如幘頭狀淵潭靜深魚箇箇可數兩山旋繞有小盤谷吾宗仲模之竹素園在是袁清容黃晉卿諸公所爲賦詩者天鼓聞之生緣亦在是又北東而爲白阮其水旁注阮石有穴大而深者如井而窪其上則有蓮葉峯有寶坊曰淨慈唐白馬師所建蒙齋袁先生習菴陳提刑紀遊之詩尙在端憲沈公與予先人之記猶對峙也偃溪佳山時常立鄭忠定公祠其遺墨與樗櫟之勝並傳焉又東而爲三石有巨石三矗溪澗三峯插雲石室可坐數十人上有丹霞二字儼若朱書內則有石洞洞深不可測識風蓬勃中出怒則撼山拔木禱則化旱爲雨雲笈七籤所謂丹山赤水之天也予家其下先太博無恙時與少府叔父爲山水之樂余兄弟日侍几

杖游覽之處歷歷可指也又北東而爲茅渚有梵宮曰上乘卽天鼓所授經者余祖塋在其後又北折而與斑溪水會此則剡源之南派榆林石門在其上則戴帥初所居地也又北流而與晦溪水合是曰僉高隩判張欽之族聚焉北山之高者雪竇也千丈之飛瀑在上東有山如蓮葉者法喜也中丞舒公亶之詠在焉東流爲公棠則九曲之溪盡矣世謂孫興公自梨洲持甘棠植此故曰公棠雪溪戴居士居之時人謂剡源三教蓋謂先太博大川雪溪也夫剡源九曲亦同乎武夷九曲武夷九曲非考亭朱子幾泯沒而無聞以韓元吉之記而晦翁之詩故名與考亭同其久遠爲人勝也余鄉九曲實蘊秀麗有晉賢之遺風焉非若武夷無人之境也居士莫能知而天鼓象賢知之象賢旣寫之爲圖而繫之以詩天鼓又俾余作文以記之人以境而勝境不以人勝乎今閱數日老眼爲之益明身雖萍梗於外此心則常在其中矣於是援筆而不辭不知吾鄉者視此圖不知吾人者視此文雖文章道德不敢與考亭齒然山川景物之盛固亦不在武夷之下也吾口口以州誌贊之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二

丹山赤水洞天
剡源草堂印行

送陳養晦遠遊序

戴表元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爲沈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懽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鏘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騫自許夢不齟齬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爲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爲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惑夫友朋不出保社之聞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難楚原馳聘而忘返揚雄污穢而不愆皆蒙譏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敝裘不惟厲吾豪氣以盡荆吳齊魯之

觀而已聞燕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理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以爲余聞之爲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名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峨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歎余附火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一巨編因取諷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翁纔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晷刻從容機便不得相接敘也遲晴上大梅山訪保瀾護聖趙翁在焉蓋余里閭前輩出所謂秋汀詩詩中交游名字往往有白玉蟾柴厓諸公亦及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浹余心異之夫白玉蟾以仙柴厓以俠張武子以文今人談此三人令人條條然有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二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人哉遊大梅山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柴厓張武子諸公必尚有益往遊而求其人乎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窗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順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卽棄丘壘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見其板刊雪窗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隄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渙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型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脈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爲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疏而忘祖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爲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可得而及者蒐討略備亦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而及雖孝子順孫無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嘗爲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年之久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爲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歎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某男子長而能爲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爲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成其羣從兄弟之賢而有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四

丹山赤水洞天
剡源草堂印行

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爲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爲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週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廢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爲條畫以調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同姓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慶弔或絕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自甚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卽痛念宗緒之凋疏而爲之訪求纂葺次爲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蓋深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鄩子然亦臆

度倚傍而言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夔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間嘗問其故則澹然變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爲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旣爲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於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貞丙申季春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著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於鄉於漕於國於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卽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卽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舍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旣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何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隸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日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隸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字作爲灰塵傳科隸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日夜以所記憶

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是漏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爲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交知其事不爲不熟且亦自懼宗祚荒涼後有問閎閱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履目覩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鏘鏘然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各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世精醫醫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大比若試於禮官臧氏昆弟子姓羣然爛斑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于宣廷瑞鄱陽族之鏘鏘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歎慕焉既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六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吾明之族皆備又附繫文人爲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劍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爲尤可尙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管中童子科當仕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爲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陳處度字序

盈天地之間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少多至雜而不能齊者必權之以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權則又折而歸之於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天下之理盡矣豈惟物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閨門易周也而不能推之於鄉黨處賓僚易嚴也而不能推之於昵近處窮約易持也而不能推之於貴盛處煩劇易決也而不能推之於閒裕處安樂易肆也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蓋必有縱橫曲折

旁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焉大學論絜矩之道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其爲不失之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乞言於余書此遺之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於外傳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益初不以饒饒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傲葉芟鋤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爲齷齪之質而賦之以辭章記誦虛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實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五十七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睹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授徒見明友問續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穉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大德戊戌孟冬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爲徒斲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晰成言以待問諧比虛詞以眩舉幸而得之則冀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直能淹誦羣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子軍切吏員納粟之類歲以累自計又所

不論有司不敢廢豈皆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靳於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儔中疑難滿胸而卒無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粲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揚雄之太元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昉而爲之是不一氏其能散其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雖哉余既序其書聞昌國宦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閱閱而應君同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望後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誠爲之耳熟於時東閩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五十八

丹山赤水洞天
剡源草堂印行

見嚆昔儒素之門僮奴與馬姻連玉帛光豔蒸燦一一無覆舊俗蓋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行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稚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謠譯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髣髴庚子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煒於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於名教爲之衰廣釐葺板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遂從史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陳氏三子字序

刻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模楷格而請字於余余曰是三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膏粱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膏粱哉余頻年浮沈客徒所交游大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不過見吳書吳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恂然謙顏愿辭而能行儒生學士之事者越來山中氣象朴野前數者之疑口且不接於目而謬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耽儒而好禮是能正矣模也者正之始也字模曰伯正木無楷不能器人無學不能材舜楷堯禹楷舜七子子楷仲尼古之人皆然字楷曰仲學學欲博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約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一於心也字格曰叔一三子蓋往而各思其義也哉雖然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余與子得亦盍交自勉焉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爲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

刻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五十九

丹山赤水洞天

刻山草堂印行

論揚雄之無後以爲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爲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覬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於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通流分竄於蠻煙蠻雨之域洵洵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爲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聞有六世孫增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爲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於杭出所敍次昭穆整整不亂爲之驚嗟喜咤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夫能不改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爲之驚嗟喜咤一辱其身雖

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藉少余數年歲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陳養直字序

戴表元

學者陳生名規新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余曰何傷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沔水規宣王人未有己不直而能規人者也故規也者以己之直直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桀溺非之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篡勢已成谷永貢禹諛諛於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何云貢禹疑有訛若張禹又非陳慶者也鬻拳洩治不勝區區之諫許君以干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氣峭欲伸一二而喪其千百以亂規者也○何云范耳何規之有柳子厚斥之曰亂則又甚矣故曰直而規人則其規行已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汲黯規公孫宏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識嚴檢操是能顧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堅生之養大德丁酉十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十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月朔

先子至德觀記書後

陳深

先子所作至德觀記大德丁酉十月二十五日甲寅日入時彙成時未燃燈不暇讀過明日即寢疾此手澤之絕筆也嗚呼痛哉痛念先子孝行貫堅質幽年八十有四未嘗十日不夢見父母每遇忌日必涕洟終日語及膝下事必哀慕不已故臨終之言發而為文亦不離乎孝然未經竄訂恐不能無誤漏如四明狂之下嘗得初彙未竟片紙自有容字以先子平日作文不尚艱深謫怪亦或有容字不敢妄益也真蹟別為寶藏謹錄副以對請觀者嗚呼痛哉男深泣血識

陳氏蕃衍擬命序

自有生民以來即有姓氏之分使人知有厥初也然宗譜之與世次非有第行名字以別之則昧尊卑之序是以每世第行名字又貴齊一而世人多異第不一名偏傍不整及其支分派別或徙居隔越歷世既久遂迷長幼忘世次至不相識認視為途

人此所以族之行第名字不可不齊也陳氏始自胡公滿受封於陳因以爲姓以後
世代綿遠天下皆有是姓而嘗考先世吾宗本支其來自唐古亳陳衛公夷行簡字
明道始生都水使者穆穆有二子其次子禮部侍郎翺翺生洛陽令仲舒有三子其
次曰扶後更名旭爲南唐司憲丞有二子次曰棠自台來爲奉化尉遂居茅渚後居
三石自始祖以來至秘監府君在日常忠累世之第行名字不齊遂命一子孫自季
氏排行起第名字皆不許異而冠於數目之上者以傍則五行相生字則上同下異
或下同上異三者並一世一字以齊之使後世之有富貴窮通及分徙者知尊卑長
幼之序不致迷罔錯亂此乃秘監公敦本睦族之雅意也子若孫其敢不遵而行之
乎今名以水字始第以季字首以水傍取字以汝字冠首三者各取四十世取用以
列於左右故曰陳氏蕃衍擬命庶免後之人各以見自取而不齊一也然祖德之深
厚固不止四十世又在後之人別取之或仍以前字復取之亦不必拘也吁後人
能峻祖德以深遠無窮而遂爲詩書禮義之族是吾願也後裔其敬受此文大元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至元六年庚辰立春日

重修遂安縣署記

陳泌

遂安直新定郡西南二百里而近山深而秀水清而澆土瘠而民勤儉善政化則易
知本丙子更革縣治燬於火補葺支吾幾四紀延祐至治間長官鐸魯德海君尹楊
君天澤簿趙君瑀幕長黃君登僉謂撓棟頹宇不可爲民觀既而章君國用代趙君
事贊厥成元年十月進羣吏而命之曰余營視事堂五構左右爲幕寮吏廡東西十
有二若廂舍庖漏瀾罔及東池清風堂皆葺厥舊汝董之毋費官毋勦民掄材選工
時其飲食勿亟勿忘必既乃事以六月始黃君總二役早夜勿懈明年楊君既老伯
顏察兒君爲鐸魯德海君代慨前功未就與寮佐督事益虔官廨更勤民亦勸功十
一月望新舊具成既整既固則黝堊丹碧以飾之衛儀肅振戍鼓夜嚴民知所仰矣
於是道德齊禮時使薄斂厚其俗俗而樂其生子民親上交得所願他日舉此及遠
而邑民懷德於無窮愚請以爲諸君頌至治三年正月記

大書以便覽非竊有褒貶詳註以載事無變乎舊文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言政之得失后妃世子立廢之原本輔臣用舍賢士出處土地分并制度因革災祥之驗於事者疏議之行於時者則書不然則否

盤古至高辛以世紀遠不可得詳也

契丹阿保機事備於唐宋太祖事備於周志其得國之故也

契丹建國而繫於梁唐晉漢周尊華夏也

宋建隆至太平興國三年係於甲子志其無異五代也

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後繫之統志其同於漢唐也

遼年繫於宋統之下尊無二上也其帝稱主外之也

夏稱帝則書與遼同咸夷也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十二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金承遼故例同也

宋渡江而猶繫之統同於東晉也

滅金夏有中國而反繫於宋明天命之未絕也

帝王國鎮必志其初備事也

宋太博陳本堂先生傳

清樊景瑞

本堂先生姓陳名著字謙之一字子微剡源三石人也生於有宋嘉定七年爲人嚴毅方正五齡能詩六歲能文年四十二登賢書明年第文天祥榜知嵒縣政教大行民甚德之未幾通判揚州又知台州所至皆有聲陞著作郎時賈似道欲買公田以瘠民先生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極則務於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瘠民則必施重刑以危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其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友怒出知嘉興先時徐經孫亦論似道事被斥有門人陳茂濂者方至任聞經孫被斥曰吾不

可以背徐公亦掛冠去時人稱爲三烈至度宗十年先生爲太學博士賈似道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先生率太學諸生上書切諫言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遂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上不聽德祐元年乙亥獨松關爲元所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謀曰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勝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陳宜中阻之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其議遂止先生又上疏乞從文天祥等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阻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先生知台州先生因國事日促奸臣誣弄尋以疾辭去官時與慈溪黃東發兄弟同里戴表元單庚金樊伯搗銜觴賦詩及談國事未嘗不欷歔流涕後胡元滅宋先生杜門不出以甲子記年隱示不臣之義嘗作三代統紀以淑子孫故子孫亦皆名賢長子深爲婺州教授次子沆爲台州學正少子泌爲西湖書院山長改饒州教授至於孫經蓋三世矣夫人童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十三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氏繼趙氏四男四女曰深曰淪曰沆曰泌女一適董村竺一適甯海胡一適江東史一適慈溪黃先生年八十四歲卒於元至元十八年丁酉世稱本堂先生有文集九十八卷康熙著雍困敦歲嘉平月

陳本堂先生文集序

剡源古理學淵藪也其間若陳本堂父子若戴剡源若單君範若樊沙堤若陳象賢新城子下逮陳四明諸公德業文章皆彪炳一時余嘗有志蒐羅集成一書將以公之同好以傳諸不朽第代遠人遐遺編散失殊可歎息大淵獻之春闈三石陳氏子有本堂遺稿尙存予造請者再四而陳氏子孫鄙吝不與心常恨恨泊陽月下旬予造城訪董章躬先生談及其事而章躬先生遂以所錄遺稿慨許適又爲後邨先生所借未遂所求越十有一月其子爲弟子師帶至石門予始克持歸以觀典型嗚呼以剡源數先生而覓一集之難竟若是哉其欲盡得諸先生之集也不更有難也哉雖然無難也誠能以求本堂文集之心徧訪之薦紳先生而不得者亦罕矣獨是得

其書而不能錄之以垂後世雖得猶欠也況今此不錄後又誰傳故不憚寒暑一一鈔錄越一年而其集遂成中有闕者以容後補詩有之雜采與梓必恭敬止況於鄉之先哲乎況於文集之有存者乎若夫先生德行之懿美詩文之醇正自有前人贊之毋容置喙康熙己丑

邦倫逸儒行略

唐禪

竺氏邦倫筠溪人文士也生而聰俊厥父掾史君喜焉揆其堪續業先賢垂統筆錫嘉名曰鳴鳳既而恪循行序改名邦倫而朝陽之子則仍前也穉歲入里塾字句俱能辯識比長侍講席遂令摩做文律漸有片段可觀甫成童則負笈遊學始而邑中繼而郡內若鹿峯陳公愚齋戴公鄞人心元土公爲其前輩齊雲鄔公斐君戴公爲其後輩皆與同筆硯者也爲文別開生面不羈人籬落園中肆外氣暢神流筆以大器望之自應童試至壯年歷十餘考悉數奇不偶然誦習彌勤也迎旭樓中經書子史部分甲乙博覽周遍兼之詩集樂府優孟博奇等類靡弗殫心研索究其律呂辨

刻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十四

丹山赤水洞天
刻曲草堂印行

其聲音胥備道與之助間效元高湯王之所爲撰劇文二本演假作真用以覺世將刊行不果稿藏於家後被火燬矣天啓時同邑臆友宦歸怙勢凌奪聞有肥產驅狼僕插標攘爲已業者比比皆然一日跽徐鳧高眺見斯境田土肥美欲肆吞噬雖素識是先生之族隱意以爲早斃矣土人傳言先生乘伊從三褶嶺下來整土果煮茶蠶候於水口庵要之入飲友睜目視之曰若已老尙在也略叙交情分袂而去惟此族不遭荼毒又一日因窻友宦遊旋反命嗣子具儀赴彼洗塵欸留十餘日臨別謂之曰尊人于刀布非所愛惟文房器用及遠地奇花乃以蘭石硯一方建蘭一盆俾以報贈先生欣然而笑曰某洵吾知心友也世譜久廢獨爲纂輯先邀陳都運筆削又倩王仕宦潤色歷來譜牒詳備無如久則灰燼晚來家業剝落恬不介意祇是每日披卷遇有會意輒吟咏以發明其蘊如是者耄而不輟鄉里僉以逸儒稱之竟以老終雍正壬子歲立夏前五日

贈古虞王霖別字空癖說

毛階六

余與散人王君梅隱子有舊乙丑夏過余齋顧余且告余曰吾夙號梅隱今更之爲空癖何如余哂之曰嘻過矣吾道本實君空之乎吾道無倚君癖之乎且既癖之矣又烏能空之乎梅隱子曰不然吾所謂空空世所不空非子所謂空也吾所謂癖癖世所不癖非子所謂癖也吾固卽空爲癖亦卽癖爲空也子何異焉余應之曰君言近之顧癖其空又曷若空其癖乎余觀古今士夫溺名癖也溺利癖也溺詞章溺訓詁等癖也今一舉空之宜歸於道卽所謂太空非空也又安有空之癖耶夫人情嗜之偏則癖成道無偏也中已耳君不聞乎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淵兮無終窮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詳大易一書明言中者五十有四不言者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四外之中亦六十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以否剝之五亦獲其吉泰復之三不免於凶明乎中之不可失也亦焉可嗜之偏以成癖也又安可癖乎空以滋其癖耶君將以矯乎世者癖君之空余欲以用乎中者空君之癖其有當乎否乎梅隱子穆乎若有會不對默默而退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十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周母毛老孺人六旬壽序

昔夫子繫易釋坤之六二曰妻道也地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以故女史彤管言婦德者率準此而或上有姑嫜下有弱嗣倏遭隕玉矢志栢舟煢煢孤嫠俯仰倍艱欲以婦道兼子道母道兼父道委曲調濟以全其无成之義而要厥終如周君錫兄之母老孺人者尤足風焉孺人系出吾宗年及笄歸敬之公舉丈夫子三甫十餘歲公輒以疾捐館孺人於斯蓋其難矣夫烈婦忘生豈憚身殉而孺人節哀順變憐堂上春秋高誼盤匝潔滌灑使之垂暮怡顏是孺人之能兼子道也始錫父逝年方舞勺賦弟尤幼弱孺人以陰柔之身殫力內外謹出入備旨著撫之成長是猶父之理家政也不寧惟是孺人聖善曉大義時乎錫昆季勉以黜時趨崇實學俾之尊仁安義而朴者亦知禮法是尤古者父教其子之道也余觀自昔女君子若桓君慕義凝妻守節唐母養姑柳夫人丸熊課讀嘖嘖不衰矣向使孺人未克擅衆美烏在能節而孝使高堂奉事之禮不異於敬翁視膳之時能養而教使膝下顧復之勤不異

於敬翁義方之日而孺人備極茶苦飽霜霰歷冰雪克以婦道兼子道母道兼父道
曲全其无成之義以要厥終如此者非尤爲闡闡中完人耶今之十一月 日爲孺
人六旬悅且周君先刻屬序余固辭不獲因述其隱德以爲期頤券余蓋願周君益
自砥礪俾伯仲間壘篋叶吹咸浸淫於義理中以承母志則庶乎和靖之善養也

謁文靖公舒先生文

於是有宋性學昌明人文蔚起斯道光亨公生其間軒軒直舉朱陸異同公綜其緒
考德張呂厥益斯宏公學淵源於赫昭融刻苦磨礪功深勿畔日就月將聿登道岸
敝床疎席沐雨櫛風厥境彌美厥趣靡窮非公有得而胡云然貧而能樂如顏之賢
有塾廣牛沒祀公靈有侯胡公設祠邑城庶幾邑衆釋菜春秋庶幾公靈隱覺來修
嗟嗟小子幸弗殊疆奈異厥世粹容茫茫思公之德有懿其醇思公之道有赫其新
登堂拜謁聿致厥欽神鑒存之以啟厥心願訪公嗣採取遺文俾余由學而道可聞

覆友人勸功名書

刻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六十六

丹山赤水洞天
刻出草堂印行

前蒙足下面諭既又辱賜書勸以無專理性情宜以功名爲急意氣懃懃懇懇可謂
愛我之至矣不勝感激不勝感激願弟非敢以功名謂不宜有也第資力有限得失
有數非宜役役耳使謂不宜有則自古賢豪誰復有應科舉者乎使謂無限數則當
世士夫誰復有挾策十時而終身擯棄者乎昔程子有言曰吾何嘗不言科舉之學
但使一月之功分其三之一以爲制藝亦已足矣其餘當務究其道德士力能兼之
則禮義之學科舉之學並進焉可也今弟之惟魯如是愚鈍如是而或斤斤於貼括
恐才之短者終不能擅長而理義一途必致荒謬而背誕浮沉鄉曲抱憾終身卒無
以仰對古人矣此弟之所以勉赴棘闈而不敢專刀焉者殆爲此也足下又以人言
無功名而徒謹行檢究性理即使究澈性理亦不過隱士云云弟觀自古聖賢學學
夙夜諄諄講究欲明此理焉耳故憂理之不明也則立之師憂理之不明也則輔以
友憂理之不明也則著之經以垂教萬世後之學者惟患終日言理而理終不明是
用感感耳假令弟今日者得窺蘊奧闡精微明諸中心而見之踐履則此身雖死亦

將瞑目地下尙何望人世之科第乎而足下乃慮及於隱士是慮其名之不著於鄉邑也名之不著於邦國也夫學者立志亦何以名爲哉傳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就人言之也若仁者爲仁止知有難而已不知其有獲也不知其獲故并無後之見也無後之見故亦并無先之意也若預憂其名之不著是先獲而後難也先獲而後難則所爲難者非難也烏足以語求仁乎哉張子不云乎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卽爲仁爲義亦利也吾輩切磋正宜克去此念乃可向裏用功不然雖求名求利清濁不同而其不足語道均矣且今之所謂名者譽也人之譽我也必其人之悅我也我求譽於人也必將求悅於人也然孰謂古有求悅於人之學哉惟不求悅於人故不免多口是以周子徒精於宦術程子無善行目爲五鬼之魁朱子僞言僞行聲其十罪欲置之死地至如德秀則真小人丁翁則僞君子此皆古之仁人賢者明則達禮樂幽則通鬼神道洩苞符之秘學究性命之精才綜齊治之全內聖功外王道卓乎一代之儒而卒蒙詬誶如此矧萬萬不逮古人而求名譽之光道德之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七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顯亦何啻蚌蝶而欲爲照乘之珠燕石而冀爲夜光之璧也其可得哉其可得哉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關然媚世而衆皆悅之者是孔子所惡之鄉愿也又豈志士之所忍爲耶昌黎韓子嘗言之矣語於衆也某良士某良士則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則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故得其一不究其十舉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者人情概如斯也夫是以得一知已可以不憾使人人可爲知己胡云得一而卽可不憾耶弟嘗言欲求今人喜必爲古人惡與其見惡於古人也毋寧見惡於今人也此弟之鄙意也然則弟惟憂此理之不明無以理性而閑情使言焉而皆浮辭行焉而無善狀徒虛生人世虛耗人閒數十年布縷米粟無以仰質古人日不堪與草木什用是蹶兢悚栗如終日坐巖墻下懼其壓焉終日踞侃侃巖懼其墜焉已矣若名譽之顯晦科第之得失固不致營心焉足下天資純粹人罕能及更罷祛其外馳之見而沉潛於義理之中必有大過人者其以予言爲欺也否耶足下愛我之至踰於骨肉旣出肺腑以相導弟敢

闕然久不報乎臨楮悚惶不能悉意取略陳固陋頌垂察之且時用誨予之不逮

自古天人無兩立從來理慾總兮關黨蕪多少功名各盡在先生剖判間

望山陳

城軒拜贈

與門人書

賢契醇謹樸實是渠素性顧自離講席以來未識學刀更精進否愚思古人用功惟以修身爲先一切身外之物宜置之而圖賞契務自懲勉夙夜之間檢點不容稍疎略得閒暇卽宜與古人相晤對萬不可以世務擾擾致拋荒其切要功夫屬望殷殷所深體之

訓家庸言

聖經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由是言之修身之效見於齊家治國之道本於齊家齊家之重出來久矣但所謂齊家者非刑驅勢迫使一家皆畏服恐懼之謂必恩以相維禮以相接父子兄弟夫婦長幼雍雍穆穆協力同心無一人敢有異志

刻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六十八

丹山赤水洞天

刻曲草堂印行

乃可謂齊家

聖經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謂家人之宜厚者而薄待之尙能厚待國人厚待天下之人者斷斷乎未有極言家之不可以不厚也故古人之齊家者待其家人厚之至而無以加也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使之爲聖爲賢誘掖之獎勵之固見其厚之至也卽督責之嚴御之亦見其厚之至也故父兄之教不得不嚴子弟之率不得不謹若錯認其厚意而以爲薄待我則子弟之罪可勝言哉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堯舜古之大聖人而其道不外子於父母弟於兄長故人處父母兄弟之間能善全而無憾則其人已不愧於聖人並不分今古且並不分讀書讀書而爲孝爲悌芳名垂於史策者固多不讀書而爲孝爲悌後人傳頌不衰且血食千秋者亦不少吾願一家之人無論秀者樸者皆勉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事親從兄之宜行而弗去卽爲智之實行事親從兄之事而有其節文卽爲禮之實行事親從兄之事而心安意肯渾是

一團和氣卽爲樂之實夫仁義禮智之道至精至大而其實不外事親從兄之間則親可以不事之乎兄可以不從之乎勉之哉勉之哉

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今人幸遇賢父兄而得日聞其教訓使之做一好人此真天之福我也如幸遇賢父兄而厭其教自以爲是而反謂父兄之言不必有益於我或嚴責之卽怒氣大發唐突於父兄之前此真不中不才而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有一種子弟致爲父者不得直行其教不得已曲爲容忍乃得調服其性情方便父子和睦此爲父者亦覺甚苦爲子者雖無惡迹亦爲不孝致爲兄者不得直行其教不得已曲爲容忍乃得調服其性情方便兄弟和睦此爲兄者亦覺甚苦爲弟者雖無惡迹亦爲不弟故諺所云若要好大做小者此實爲不好子弟言之也吾願爲子弟者勉之

葆性說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六十九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修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勿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寇幸此秉彝極天罔墜爰集舊聞庶覺來裔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請序六旬母壽書

生思壽之以文非古道本爲俗例顧由來已舊爲人子者不忍忘父母志事因求文於有德者以示子若孫雖俗例亦於古無乖生之母係今年九月十三日爲六秩輓且戚友謂生日是不可不壽之以文生深然之因請文於先生爲略陳其概願先生節取爲生言之母系出錦溪蔣氏既笄歸我先君子眉軒公敬戒無違事我皇祖父母盤匝滄瀛罔有勿謹家之耆舊恒道及之云逮母年三十有三歲先君子甫游庠

輒逝世時生年方九歲有弟三歲女弟則六歲撫之常泣下可謂悲矣然皇祖考在堂母逝恐致傷老人意節哀順變體之尤周爾時仰事俯畜勞瘁蓋不可悉言夫治家之道無過勤之與儉訓後嗣以義母之勤也中夜燈火紡績無虛時母之儉也食取充腹衣服器具惟質惟潔母之詔我後人也必誠必敬諄諄乎恐染時趣常呼生輩而教之曰爾父既亡吾撫爾以長成爾宜順承吾志耕讀率職毋縱毋怠爾爲兄宜念鞠于哀爾爲弟宜克恭厥兄毋聽內言毋因財以致乖雍雍睦睦庶爾家道有成且人之所以增重者品耳爾等宜律身謹嚴仁義是率爾苟如此爾父雖死亦當瞑目地下吾亦願之而寧生承是訓且泣且懼恐以不肖之姿致背誕而多負生之所以安愚守拙惴惴然若不勝衣者蓋以此而生之弟亦頗謹恪能順母志時以義理發之則穆乎心卽有所會是則生之所堪私幸而要皆吾母之教有其漸也至於貧苦親隣問訊恤寒固吾母之餘矣生敬述之願先生垂鑒之而爲一言非敢云表揚之也亦所不忘吾母之勞瘁勤儉重以先生之言庶使生兄弟二人常有以念義

刻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七十

丹山赤水洞天
刻曲草堂印行

訓而不敢忽且可留以示我后人也云爾若夫華藻宏麗朱書大字求名於權貴有力之子以爲光榮此誠俗例之尤者生以爲陋矣烏乎敢

陳永富翁家傳

昔余與紹偉同遊錦溪間聞乃翁性端亮尤篤倫理慷慨好施里黨被德者蓋無暨余心竊躉之以爲有古學士風比余溯九曲上游訪丹山赤水諸勝復與紹偉執經丹黃洞中迺得登翁之堂睹翁之撫範始悉翁少孤事母王氏數十年承順靡違昆季間雍雍肅肅有無無所分其生半善倚賴計而性嗜讀書訓其子必延名師洵卓乎不同流俗者哉嘗身置其事爲橋梁貸家貲不少吝必置出以防傾圮迺矧隣貧乏間或收養之不計年亦無德色以故荷所贖者甚衆至若臨是非可否輒發影於色不欲稍隱時或以是忤人然類直者所爲後亦必深諒之翁平日所爲大抵觀此余蓋質諸所見乃嘆嗚昔所聞誠不誣也夫吾儒立身必學古人至情至性之地不容稍虧故盡職家庭孝友在所篤行其得志則以得諸心者措諸世福及蒼生而所

施者遠其不得志則修身獨善亦使宗族交游咸薰其德若其負慚天常素無遠志而佔俚儉侷惟事刻覈老悛不願一毫利及於人此其姓氏余誠有所不忍聞今翁爲此不爲彼樸誠自矢而動與古合然則翁豈猶人者哉翁姓陳諱良庚永富其字年七十舉丈夫子三長紹圭次紹次卽余友紹偉也卒之年紹偉特詣余所屬余一言余不獲辭亟述所聞見以示翁後嗣且以勉後嗣之善翁志云

俞士元先生七旬壽序

余與俞君奎章襟丈也常以事會舅氏家見其視矧詳然語謹言質而行懲每心折之訪諸舅氏則以爲得諸庭訓者素也余始知乃翁持身有法閑家有則恒以修阻故不能一登其堂睹其撫範以爲憾云比余會課文宗上郡城翁亦挾計然策至相遇市舍中迺得親光儀聆緒論狀貌雄傑胸次浩然諄以臨財廉取與義言動謹爲制行大防性嗜酒值興至則又酣嬉淋漓而不厭余以所聞核諸所見蓋不啻合符也顧匆匆相叟忽復旋里違手範者已十餘年於茲矣邇有自剡西來者問之則曰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七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翁精神矍鑠視事如故而不權子母利離城市者已數年余又不禁心躋之夫人之嗜利猶吾儒之嗜理理無窮利亦無窮余嘗見夫當世倚頓者流佔俚儉侷操其贏餘糴賤販貴幸而家費豐裕百倍嚙羹猶復持籌握算浪跡江湖出入闔閭戀戀湫隘囂塵中縱頭童齒豁神蘂形茹而爭及錐刀不知自惜者可勝悼哉而翁獨毅然知止養厥天年放意山水間身不與約劑之事使翁出其心計慮不難與壯夫同而翁斷不爲此者知足故也古人云知足不辱余不於翁見之耶乙丑春奎章以翁七旬十月某日爲懸弧吉且多敵以上下諸戚友將受賀進一觴特預詣告余屬余序之余誼不獲辭且喜章能率庭訓紹箕裘因述所聞所見以侑翁南山之樽

規友

大儒之學雖屬無窮而下手時所最要者莫非養氣靜心循序漸進八字而已蓋養氣和平日無馳騁不寧之患靜心知預時有察識明理之思循序無銳進速退之弊漸進有日新月益之功試觀學長兄恒有鬱結而不伸者大抵溲不成人之戒慮無

濟世之事因有虛生斯世之憂是誠有得於正本清源之語而總之欲速成之志迫而致於心不甯意多躁七情不得其平卽有誤於謹身之學保無有身體之毀傷乎以愚見思之不若量力而行循分而安隨時做去但不誣理則志寧神怡久而心廣體胖應未有德潤身而學不成者也此以下愚度上智之心又當恕弟狂妄

奇異記

陳濟靈

斑溪董氏其始祖宋郡馬禎相傳自三石董家村遷居焉其後裔有聲教者字坤方業儒家素饒道光丙午孟夏宅後有樹株重百鈞忽然飛置庭中又一日聲教洗濯之巾忽不見條又擲置書冊旁拾視之上有巨印一顆其色赤大駭之種種怪異訖無虛日乃禱於庭旦則書曰余卽郡馬陰靈也自後遂附於聲教身累作奇行怪語惟書法尤爲可異無論深夜暗室但具筆硯無事然燭卽整整成行且多以字書作古器狀其草書如藤蘿不可識認而筆氣鼓蕩可愛亦間作行楷四方求書者踵相接一日三石陳錦聞其奇往訪之聲教叙禮畢卽作郡馬語并道與本堂新城子諸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七十一

丹山赤水洞天
剡山草堂印行

公當日修好事錦曰然公肯過寒舍爲某一揮翰乎應曰諾遂訂期六月之望屆期聲教偕其友張兩田至錦問郡馬所來則曰尙少有待未幾聲教忽抽身起曰郡馬公至矣錦出視之漫無蹤跡惟聞清香一陣問所膳惟果餌茗香他弗需也及黃昏後錦宮應下研墨忽爾錚然一聲燭之則皎皎一錢既而自空中下墜者五六次已乃邀其揮墨具紙墨於中庭惟聲教一人人不知其作何舉動雖盈几大字無須外人左右亦不許人窺探頃刻立就十餘幅正草不一鉅細不等其中一幅題喜還堂三字錦曰此先樞密院公所築之堂也惟載之豕乘雖宗族內無幾人知之者而竟表而出之乎夜將半又設酒欸之詰旦而往至八月而寂焉無聞矣

陳氏栗主入新祠祭文

代陳錦序作

趙霽濤

昔五季之喪亂兮我皇祖名曰棠杏不知其字與號兮繫譜牒之未詳值吳越之立國兮爰出使乎錢塘世溷濁而不克歸兮乃留之以尉奉化望長安而不見兮吾將終老乎耕稼羌左瞻而右顧兮入剡源之茅渚愛山水之清曠兮與樵牧乎爾汝朝

舉右軍之妙墨兮夕尋遺塵之故處而四明而背天台兮何其逍遙乎容與也宋興而遷三石兮豈有人之招隱因子孫衆多而謀卜築兮去祖墓七里而近越六世而有文昭兮特起家乎進士案官戶部之尙書兮欲爲闕那之獬豸彼蔡京之欺罔兮已終朝其二視何老奸之再相兮忽士民其失望進一疏以力阻兮論蠹國之萬狀老奸見而大怒兮終怨恨其相銜貶越州其猶輕兮遂高隱而之蜜巖弟顯起而再詆兮復謫之於酒稅雖百生而不笑兮亦萬死而不涕彼固知衆猶之爲患兮一薰我何其奈也此將欲如草之指佞兮適見遍地皆蕭艾也七世居於蹕駐兮曾爲殿中之監忠懿其我顧兮妙境有似乎仙梵慨名氏之莫傳兮想遺徽而遠汎八世而有仲公兮國子仰其祭酒僞學紛紛其論起兮衆人莫肯爲援手章七上而爭辨兮亮君心之可格孰知轉圜其甚難兮反終遭乎罪斥忽然越爲吏部兮敗托盟於佞宵欲興師以討罪兮復中原之宇宙公謂武臣既乏韓岳兮文臣又無范富孰是殺敵以致果兮孰是折衝以禦侮雖左遷而乞仕兮其心亦焉能忽與此終古迨耐庵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七十二

丹山赤水洞天
剡源集堂印行

之象賢兮時代已越夫九世論濟王之冤死兮淵深遠之奸計奉祠忽忽八年兮權姦不擊而自斃除福州之制使兮問夾攻蔡州其何如曰廟堂憂人材之不振兮司空嗟費用之未舒恐輕舉而妄動兮此後又煩夫聖慮遊二千里而將倦兮清風兩袖其搖曳喜還題於三間之堂兮親見後人之有咎或謂如三尙書之達官兮延祐諸志之失記諸先哲之擢第分寶慶進士題名之未備胡不讀代弟謝解之一啟兮冠南宮於丁丑明明指叔父之科甲兮何以亦非志乘之所有嗟華屋之零落兮嘆文獻之無徵要不過旋拜而旋罷兮致載籍之莫登况宋元六志之簡略兮十僅舉其一二親通鑑續編之臚列兮其敢謂後人之作爲本堂兀然其繼起兮方六歲而能文出語往往驚其座人兮已童子之能軍彼文靖公之諸孫兮本通家之雁行卽講席於書塾兮立講義於書堂古來大器本晚成兮雖遲暮其亦堪傳泥金之報喜兮年已四十而有三監饒州之商稅兮何長才之屈抑旋任山長於鷺洲兮不失吾儒之本色復監酒庫與茶局兮幾等詩書於牙儉入承明而官著作兮時將轉否而

爲奈當似道之貢公田兮極口詆其無賴欺君而瘠民兮謂宜斥逐之於外出知嘉
興與嵒縣兮課繭絲保障而並最朝發軔於鄱陽兮夕稅駕於洞庭西覽秀州之古
迹兮東觀天姥之奇形十年游歷其易逝兮入臨安而簽判轉通判而擢學博兮時
朝綱其已亂奈奸賊之喪母兮詔用天子之鹵簿率諸生以上疏兮從古無此其跋
扈奸賊還朝而欲遠竄兮度宗持之以不可況國事之日非兮誰爲江心之把舵除
秘監而不就兮遂怡然其引退若親見百官之署降表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還家未
及一載兮元兵忽焉其過境衣食爲其所擄兮復及之於器皿雖逃避於千巖萬壑
之中兮報無日而不警朝既踐麋鹿之迹兮夕又見虎豹之影妻子忽然其忽散兮
宗族若離而若併顧家室如縣磐兮閱五年而後靖若夫戴氏之失所天兮矢志願
如堅石遺腹撫育衡之兮堂錫嘉名曰貞柏製墓志以爲銘兮厥子國秀能光乎先
澤當咸淳之季年兮亦楊眉而吐氣父子兄弟聚居都會兮賀客紛紛其如沸爲貧
而筮仕兮得新城之一尉未幾辭官而歸養兮不如吾心之良貴况乃兄之能詩兮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十一

七十四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又梅花之善書想氣骨之彌勁兮寫十景以高挂有元既混一兮三人甘爲宋室之
遺民唱和其無虛日兮合戚族而會率真每託物以起興兮時時感慨乎故國拾榛
蕪以爲衣兮采藜藿以爲食舉余步以徜徉兮策余杖而遊陟坐小窗之交翠兮堂
清高而晏息與令妻相唱酬兮與諸子相書寫有愛女亦解吟詠兮極一門之風雅
書法沈著而端勁兮行勻整而不苟且著述有題跋兮輒信筆而揮灑其時如深寧
之在郡城兮應之之住剡中文潔之寓澤山兮身之之籍海東松鄉羨叔實之翹秀
兮廣平立通叟之師表榆林聞帥初之清苦兮沙隄嗟伯撫之靜悄晦溪有君範之
沈淪兮同村有泰宇之隱約或爲坐主之薦舉兮或爲寓公之結納或申之以婚姻
兮或重之以然諾夫固各有吟哦兮要皆以詩歌爲贈答四子恪守乎家風兮博徵
官於教授入歲之無多兮矧祿糈之不厚子經積學而出遊兮復寄寓於長洲入明
而仕宦兮太祖特授以編修編祖澤之淵深兮非後嗣所能俄測農服先世之畎畝
兮十食先民之舊德凌夷以至後來兮漸失高曾之矩矱明經文學不絕其如綫兮

豈今人之不古若昔何盛而今何衰兮將勃發之有時奈何自前明至國朝兮已五百年於斯憶我宗之藝文實先靈爲呵護傳平山之文集兮解論語而有註曰教子猶吾職兮撰歷代之紀統詩文九十六卷之浩博兮入四庫而珍重慨六百年無人刊刻兮一旦公之與天下共彼覈蚪與嵩里兮日綺合兮藻思獨棗蓀之屬和兮乃窮幽而抉奇既味道之有篇兮亦雪軒之有集性理其含英而咀華兮詩筆從祖父伯叔而深入前溫公之通鑑兮後朱子之綱目日盤古至高辛兮或闕略而不錄續編二十四卷兮宋鑑仍依其篇幅敷筆記爲二百兮又就宋史以辨駁創別編以舉要兮策治平而三復史學固有淵源兮何莫非經濟之滿腹數典而將忘兮未見其父書之能讀也憶夫當年之散處兮一鄞之遷賈懂有刑部之伯求兮稱神童以無雙或支分於泉非如或派別於中溪或瓜綿於白阮兮或椒衍於城西或斗門茗雪之羣居兮或鳩鵲桐照之幽棲或新昌之猶堪訪問兮或寧海之莫可參稽源流遠而譜系亡兮行第乃錯亂而不齊本族分上下宅兮下宅又判兩房雖各有寢廟兮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中一

七十五

丹山赤水洞天

剡曲草堂印行

子孫雜居夫夾廂甚囂且塵上兮神靈實覺其不妥新廟早有成議兮竟以因循而未果爰經始於庚寅兮至今冬而粗具輒吉日與良辰兮願先靈之依附乘雲車以馳騁兮來羗吾道夫先路雜雞黍以爲羞兮磔羊豕以爲牲陳醴漿以爲酒兮采蘋藻以爲羹神洋洋其在左兮椒其兮馨飴其香神洋洋其在右兮荔之丹兮蕉之黃神洋洋其在上兮顧烝嘗兮百世昌